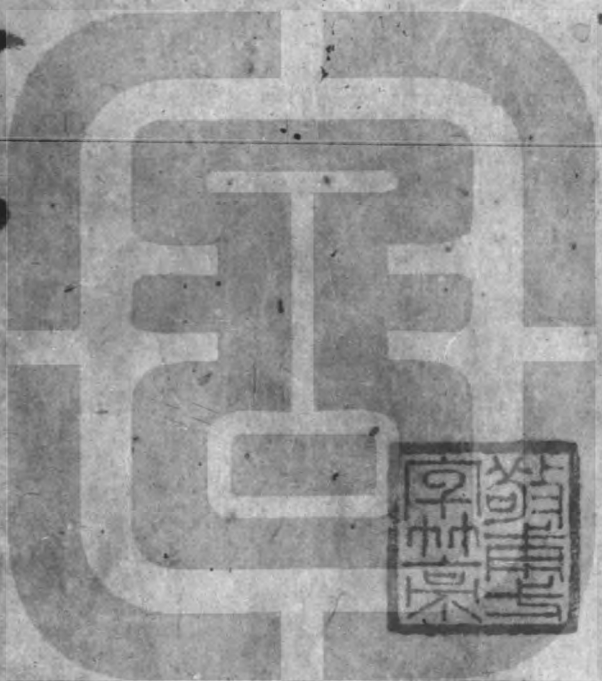


十翼後錄



十翼後錄卷七

清定海黃以周元同撰

上經象象傳一之四

三三

坤下
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

象曰剝剝也柔變剛也

荀慈明曰謂會外變五五者至尊為會所變故曰剝

鄭康成曰會氣侵易上至于五萬物零落故謂之剝

盧氏曰此本乾卦羣會剝易故名為剝

陸明德曰剝馬云落也說文云裂也

程正叔曰夏至一會生而漸長一會長則一易消至于建戌則極而成剝是

會柔變剛易也

朱晦庵曰以卦體釋卦名義言柔進干易變剛為柔也

陳隆山曰夬曰剛決柔而剝曰柔變剛者君子去小人名正言順故曰決小人去君子辭不順理不直必萋斐浸潤以侵蝕之故曰變

以周案陳氏名友文撰集傳精義

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京君明曰柔長剛滅天地盈虛君子俟時不可苟變存身避害與時消息虛

仲翔曰坤順艮止謂五消觀成剝故觀象也乾為君子乾息為盈坤消為一虛

王輔嗣曰順而止之不敢以剛止者以觀其形象也強亢激拂觸汙以隕身

身既傾焉功又不就非君子之所尚也

程正叔曰君子當剝之時知不可有所往順時而止乃能觀剝之象也卦有順止之象乃處剝之道君子當觀而體之理有消衰有息長有盈滿有虛損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君子隨時敦尚所以事天也

朱晦庵曰以卦體卦德釋卦辭

王景孟曰東漢之季會小得志君子不知觀象方以口舌與之爭鋒至使刊章逮捕駢首受戮而士類之為之一空

趙氏汝楫曰善御小人者順其方張之勢靜處事外使小人遂循敬視而不

敢迫乃可徐止其進也非姑待也非養奸也一易无恙來復于是而基焉不然併與一易而剝之君子之道不幾于息乎

俞玉吾曰順者順乎天理止之者止而不動非謂順小人之勢而上其惡也夫小人之與君子猶會之與易相為盛衰殆无終窮之理消則息息則盈矣亦无久盈之道盈則虛則消矣易窮則變變則通剝之終乃復之始剝窮上反下不久則又將為復是以君子現剝之象而尚消息盈虛不敢妄動但順時而止以待天道之還耳

以周案順而止之有二義一以為退避小人以一以為遏止小人二說皆通細繹六爻之旨此指三之應上言之也三處坤退艮之交身入小人之中坤之順也應乎艮之上止之也知消息盈虛之天運當剝之時而无咎也曰觀象者剝三如觀三之知進退也

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盧氏曰上君也宅居也山高絕于地今附地者明被剝矣君當厚錫于下賢當卑降于愚然後得安其居

孔仲達曰剝之為義從下而起故在上之人當豐厚于下安物之居以防剝也

劉先之曰山以地為基厚其地則山柔其高君以民為本厚其下則君安于上

程正叔曰山附于地地剝之象也上之剝必自下下剝則上危矣為人上者知安養人民以厚其本乃所以安其居也

李子思曰易中象辭曰大人曰君子曰先王而此獨曰上者剝之世在下羣會極盛而猶有一易在上作易者喜見之故指在上之一易而為之辭頌平

項平

甫曰卦有吉凶遇卦之凶者既不可象之以為凶德則必于凶之中別取其吉以為象焉剝與明夷是也人君无用會剝易之理則當自剝以厚下君子无用闇傷明之事則當自晦以涖眾凡此皆于凶中取吉也

呂圭叔曰厚下坤象安宅艮象上九一文為廬亦宅之義卦取柔變剛象取下安上義各有所主也

做居子曰剝以上文為主故言上民載上上得輿即山附地之象山附地即有崩剝地常載之所謂土委地是也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虞仲翔曰此卦坤變乾也動初成巽巽木為牀蔑无貞正也失位无應故蔑貞凶

盧氏曰蔑滅也坤所以載牀所以安人在下故侮足先從下剝漸及于上則

君政崩滅故曰以滅下也

陸德明曰蔑莫結反猶削也楚俗有削蔑之言焉云无也鄭云輕慢皆作滅
孔仲達曰牀在人下足又在牀下今剝牀之足是盡滅于下也

胡翼之曰足民之象小人得位先剝于民本既弱則君子正道微蔑不行

程正叔曰取牀足為象者以會侵沒易于下也滅沒也侵滅正道自下而上也

朱子發曰剝牧讀剝牀以足蔑案六四曰剝牀以膚則剝牀以足當為句蔑无之也无君子之正則凶矣

張德遠曰剝自乾變至四皆有巽體巽木坤地承之為牀初滅下剝始于民也民國之元氣安可剝

沈守約曰人之所恃以安者牀也。足在牀下，牀之所恃以安也。上不厚下而小人侵辱，剝喪公正，則人不能安其宅矣。卦變為頤，頤養以正也。剝道始起，未至于盛，君子于此能養正，則正類庶幾其未蔑也。此聖人寓卦變之深旨也。

朱晦庵曰：剝自下起，滅正則凶，故其占如此。蔑滅也。

項平甫曰：剝之初六，于時為始，剝乾成巽，巽為木，故有剝牀象。所剝者下文也。足者牀之下木，故曰剝牀以足。

俞玉吾曰：蔑滅也。舍之消易，自下而進，初在下，故為剝牀。而先以牀足滅于下之象，當此不利有攸往之時，惟宜順時而上耳。貞凶，戒占者固執而不知變則凶也。

以周案巽木為牀，巽上有二易，初剝上一易，故有剝牀之象。以及也。足人之足也。初足象以喻民，牀之剝害先及足，國之剝害先及民，故曰滅下。

六三二剝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鄭康成曰：足上，侮辨，近膝之下，誦則相近，信則相遠，故謂之辨，辨分也。

虞仲翔曰：指間，侮辨，剝二成艮，艮為指，二在指間，故曰辨。

陸德明曰：辨，徐音辨，具之辨，足上也。馬鄭同，黃云牀箒也。辭，虞云膝下也。

崔氏憬曰：今以牀言之，則辨當在第策足之間，是牀柱也。未有與者，言至三則

有應，故二未有與也。

劉先之曰：辨，茵席之類，初二俱言貞凶，舍才浸長，君子宜避小人，不可固其

案虞云指間，侮辨，讀辨為采，後又采象，獸指爪分，別也，讀若辨。

所守

程正叔曰辨分隔上下者牀之幹也剝之于辨愈滅于下正以易未有應與故也小人侵剝君子若君子有與則可以勝小人不能為害也

張德遠曰蔑貞云者君子之道方消而貞道不復明于天下是可為痛心疾首也

邱行可曰與應也困四應初言有與井二不應五言无與六爻皆應謂之感應以相與艮六爻皆不應謂之敵應不相與剝之未有與者言當剝之時在上未有以舍應会无以止会之進也

吳幼清曰六三之剝之惟其有與也上九之所以不剝也未有與云者言六二之所未有至六三而後有也蓋傷有與之不蚤而僅能存一易也

任翼聖曰辨黃云簣也國之有賢若牀之有簣而賦賢以自專者不知若寢而剝其牀之簣者然

王伯申曰以猶與也及也牀與辨不同物故曰剝牀以辨若此王說剝牀以辨猶云剝牀之辨則下云剝牀以膚亦可云剝牀之膚乎膚足與辨當為人

之形體辨讀為蹠釋名釋形體曰膝頭曰膊膊圍也因形團圞而名之也或曰蹠蹠扁也亦因形而名之也蹠蓋蹠之轉聲說文蹠却帛也二居下卦之中却頭居下體之中故取象于蹠焉古音蹠與辨通猶周徧之徧通作辨也

以周案王氏讀辨為蹠為體蹠聲聲扁聲賓聲皆在真部王說是人之能立以蹠國之與立以賢剝賢則國不立矣未有與言剝之二時

未有應與于易。至六三而有與。僅存上之一易而已。吳說甚明。

六三剝无咎。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荀慈明曰。眾皆剝易。三獨應上。无剝害意。是以无咎。

王輔嗣曰。三上下各有二會。而三獨應于易。則失上下也。

陸德明曰。六三剝无咎。一本作剝之无咎。非。

程正叔曰。其所處與上下諸會不同。是與其類相失。于處剝之道為无咎。如

東漢之呂強是也。

張德遠曰。剛動上行。三與有力。非六三則一易不獲安于上。

沈守約曰。處剝之道。以順而止為善。坤而為艮。順而止也。是以无咎。

胡仁仲曰。剝者。舍剝易也。三以舍從易也。昔東漢呂強處閹宦之中。獨有

忠君子息社稷之心。雖身被殺。猶有令名。故无咎。

項平甫曰。文辭有之字者。因小象而誤增。

趙氏汝楙曰。三以失上下而无咎。猶坤以喪朋而有慶也。

俞玉吾曰。失者。與四會相失而不相得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王子雍曰。在下而安人者。牀也。在上而處牀者。人也。坤以象牀。艮以象人。牀

剝盡。以及人身。為敗滋深。害莫甚焉。故曰剝牀以膚。

崔氏憬曰。牀之膚。謂薦席。若獸之有皮毛也。牀剝盡。次及其膚。膚剝。可以大

臣之象。言近身與君也。

陸遜叟曰。牀有茵席。猶國有近倖。用近倖。剝政命。最為切近之災。

程正叔曰五為君位剝已及四在人則剝其膚矣剝及于膚身坐于凶矣切近之災禍也

朱子發曰言災者會長剝易天也剝道至此三不能止君子其如天何

以周案臚膚同字腹前肥者曰臚見初學記職官部下之十七太平御覽職官部三十藝文類聚四十九卷職官部五引釋名以釋鴻臚之義一切經音義廿二引釋名同剝牀及膚是剝其腹心大臣也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後漢皇后紀注

李明允曰五會而一易眾會皆下駢首相次似貫魚也

崔氏憬曰魚與宮人皆會類以此小人焉魚大小一貫若后夫人嬪婦御女

大小雖殊寵御則一

蘇子瞻曰六五剝之主凡剝者皆其類也聖人不能使之无寵于其類故擇其害之淺者許之以宮人寵寵之不及以政也不及以政豈惟自安亦以安之故无不利聖人之教人也容其或有而去其太甚庶幾從之

程正叔曰剝及君位剝之極也其凶可知故不言剝而別設義以開小人遷善之門五羣會之主也羣會剝易以至于極六五若能長率羣會駢首順序反獲寵忠于易則終无過尤也

朱晦庵曰魚會物宮人會之美而受制于易者也五為眾會之長當率其類受制于易故有此象而占者如是則无不利也

洪景廬曰易卦所言魚皆指巽也姤內卦巽故二有魚四无魚井內卦巽故二射鮒中孚外卦巽故曰豚魚剝卦五會而一易方會自下生變乾為姤為

遯為否觀，皆有巽體。至五，會剝為則巽體。此曰貫魚，蓋指下四爻皆從巽來，如魚駢頭而貫也。

以周案洪氏名邁語見容齋隨筆

呂伯恭曰：一易在上，會必從易，故五率羣，會順序從易。如貫魚獲寵，志于易，如宮人。

項平甫曰：剝之六五已入君位，若以宮人言之，則五為王后，與君同處，以治會事，以當夜時，猶剝之五會，祇用于午未申酉戌之月，在天道未為不利也。若用于易月，以侵發生之事，則為厲氣爾。易道大廣，六四已言君道，故此爻別明後宮之義。

來矣鮮曰：此正彖傳所謂順而上之也。以者，后妃以之也。以宮人寵者，統領

宮人，以次上行進御而獲其寵。一易在上，五率其眾，會本卦原有此象，且內順外止，本卦原有此德。會則順則能從乎易，艮止則不剝乎易矣。

李晉卿曰：此卦以一易為主，三應而五比之，皆善也。

傲居子曰：剝由現消五而小人長也。自剝足而政不能行，剝近膝而固无與立。剝至于腹前之膚，尤為切近，則由六五為剝之主也。五率類受寵，如宮人然。君不君矣，而以是為利者，其亦如秦嬰降于軹道，未為亡嬴。劉禪既在長安，无須思蜀，保守社稷之說，非所論于剝爛之候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王輔嗣曰：處剝之終。

剝今本作卦，此依郭氏舉正。

獨全不落，故果至于碩而不見食也。君

子居之則為民覆蔭。小人用之則剝下所庇也。

虞氏果曰艮為果。為廬。坤為輿。處剝之上。有剛直之德。羣小人不能傷害也。故果之碩大。不被剝食矣。君子居之。萬姓賴安。若得乘其車輿也。小人處之。則度方无控。被剝其廬舍。故曰剝廬。終不可用矣。

程正叔曰。正道消剝既極。則人復思治。故易剛君子為民所乘載也。若小人處剝之極。則小人之窮耳。終不可用也。非謂九為小人。信但言剝極之時。小人如是也。

楊中立曰。坤順而艮止。剝之成象也。碩果不食者。順而有以上之故也。坤則順而已矣。履霜。堅冰。至順而无以上之故也。

沈守約曰。一易之實。獨全于上。碩果之象也。一易覆于眾會之上。廬也。變而從坤。剝廬之象。

朱公立曰。廬如周禮秦廬。无之廬。音廬。戟柄也。謂小人自剝。消其戟柄。僅留其鐵而已。果何所用。

以周案朱氏名懷。語見朱子語錄。朱子併為二十家。叔取其說。王景孟曰。果既碩大。墜地而復生。則剝反為復矣。此復初九之一易。即剝之上九也。

項平甫曰。小象皆協韻。獨剝上九。以載字協用字。豐九二。以事字協用字。則古音用字。皆通入志字韻矣。以字訓用。意者用亦可讀作以歟。

以周案以與用。聲近而義同。故用可讀為以。項說是也。或謂剝豐兩用字。皆害字之譌。失之以與尤。災載字韻。古者屬之咍部。用古者屬

東中部東中部害古音屬祭夬部

楊廷秀曰五會載一易輿之象一易庇五會廬之象坤為大輿

王伯厚曰復之初即乾之元碩果不食則仁矣復之所謂仁也乾為木果在

春為發生也在冬為斡歸根也終而復始

趙氏汝楙曰小人始焉欲剝君子之牀卒也自剝其廬乃知小人之姦終不

可用魚出水則必會過五則剝廬聖人立象以盡意其隱而顯類如此喬還

一曰碩果不食核也仁也生生之根也自古无不朽之株有相傳之果此剝

之所以復也

以周案喬氏名中和撰

張考甫曰君子乃小人所藉以安其身者君子既去則小人之身亦殆矣為

小人者未有不殺身公家而覆其族故剝廬取象甚精

以周案食蝕通日月食之食史傳多作蝕蝕敗創也見說文羣會无

實如木之華而不結果上則大果之不遭蝕也牀與廬皆易象會

之所待庇而安也小人得志剝牀至自剝其廬則小人終不如君子

之得輿矣戒小人即以勸君子歟

三三震下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彖曰復亨剛反

虞仲翔曰易息坤與姤通剛反交初故亨

何棲鳳曰復比歸本之名羣會剝易至于幾盡一易來下故偁反復易氣復

反而得交通故云復亨。

程正叔曰復亨謂剛反而亨也。易剛消極而來反既來反則漸長盛而亨通矣。

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虞仲翔曰兌為朋在內侮來五會從初初易正息而成兌故朋來无咎。

王輔嗣曰入則為反出則剛長故无疾疾猶病也朋謂易也。

石守道曰反藏于地下入也動而上長出也无疾者動以順時也朋來无咎。

明君子之進欲眾也。

胡翼之曰易氣有生物之心入于地中出于地上物无違之與疾害之也。

房氏審權曰出入无疾害之者喜易氣之復勉之之辭朋來无罪无咎之者。

欲眾易漸進誘之之意。

晁子止曰自剝至復入也自復至夬出也臨泰復之朋也為內卦曰來。

俞玉吾曰剝之一易在上倒轉為復鄰也五會之朋往剝乎一易今則五會。

之朋來順乎一易故亨。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虞仲翔曰易為道故復其道剛為晝日消乾六爻為六日剛來反初故七日。

來復天行也。

王輔嗣曰易氣始剝盡至來復時凡七日以天之運反復不得過七日復之。

不可遠也。

孔仲達曰衽氏莊氏竝云五月一會生至十一月一易生凡七月而云七日。

不云月廿。欲見易長須速。故變月言日。今輔嗣云剝盡至來復。若從五月言之。何得云始盡也。注意是用易緯六日七分之意。同鄭康成之說。案易緯稽覽圖云。卦氣起中孚。故離坎震兌各主一方。餘六十卦。文主一日。凡主三百六十日。餘有五日四分日之一。每日常分為八十分。五日分為四百分。四分日之一。又分為二十分。是四百二十分。六十卦分之六七四十二。卦各得七分。是每卦得六日七分也。剝卦易氣之盡。在于九月之末。十月純卦用事。坤卦有六日七分。坤卦之盡。則復卦易氣來復。從剝盡至易氣來復。隔坤一卦六日七分。舉成數言之。故輔嗣言凡七日也。

以周案易緯卦氣圖。自坤而未濟。而蹇而頤。而中孚。而復。漢魏儒之說。七日來復。大抵本于卦氣圖。或云卦氣起中孚。六日七分而為復。此以復一月中之公辟分言之也。或云剝卦易盡于九月末。十月純坤。坤六日七分而為復。此以坤遞變復宮之未濟言也。宋王昶昭素。宋氏咸駁卦氣圖之謬。未得其要。而漢上朱氏。乃難王宋說。而力伸漢魏儒之說矣。至朱子駁之。云八卦方位。與十二辟卦互異。緯圖既據說卦傳震東離南兌西坎北之文。復以乾為巳辟。坤為亥辟。巽為酉辟。艮為亥辟。彼此二說。自相矛盾。雖後之長于緯者。不能駁朱子而申其說也。且繫辭傳以乾坤三百六十之策。當期之日。卦氣欲以六十卦三百六十文。當期之日。既背于經。其圖以震離兌坎四正卦。二十四文。為一歲之主。豈不思四正卦二十四文。既為一歲之主。而乾坤乃分司而為之役。于義甚顛倒乎。十二辟卦主十二月三百五

十四日復以十二辟卦直六日七分何其上下不相應乎據圖中孚
之復所隔適六日七分然後與中孚卦象各異安見復之自中孚來
也如謂自坤至復則所隔五卦每卦六日七分則有三十日又八十
分日之三十四五不合七日之義也如謂自坤至未濟曷為不于未
濟言之也輾轉附會卒不能通漢上朱氏力伸六日七分之說而引
繫辭曰三百八十四爻當期之日直是自造繫辭傳矣其謬又何待
辨邪

侯氏果曰五月天行至午十一月天行至子天地運往會易升復凡歷七月
故曰七日來復幽詩曰一之日歲發二之日栗烈一之日周之正月也二之
日周之二月也則古人呼月為日明矣

以周案褚氏莊氏侯氏皆以午月至子月為七日程傳本義從之漢
上圖說所錄王氏昭素說畧同圖說又載劉氏遵說以日行七舍為
七日又錄王氏洙說日以日行七舍為七日而參用祗莊之說朱漢上
曰日行一度為一日日行一舍與月合朔為一月則日行七舍自是
七月安有變月言日之理且如詩言一之日二之日止是省文王伯
申亦駁之曰欲見易長須速變月言日則是易生本未嘗速而作易
井連之有是理乎幽風一之日二之日承上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而
省月字非謂月為日也周謂一之日一易之日二之日二易之日今
復上一易復前之坤則六會也何得言七日乎

陸遜叟曰臨內體兌兌在西方月生於酉兌得象得八故曰八月有凶復內

體震震在東方。日生于東。震象得七。故曰七日來復。

鄭亨仲曰。七者易數。日者易物。故于易長言七日。八者會數。月者會物。臨長以會為戒。故曰八月。

程可久曰。易極于九。而少會生于八。會之義配月。會極于六。而少易復于七。易之義配日。

金俞玉吾曰。易以一爻為一日。剝六畫。併復初畫。是為七日。天行謂天道之運行也。剝窮于上。而反于下。則止者復動。往者復來。猶天道之運行。周則復始也。

何元子曰。反復其長。反以復其道。與來復之復同義。

王伯申曰。震既濟皆曰七日得。喪喪而復得。以七日為期。蓋日之數十。五日而得其半。不及半則三日。過半則備七日。於此失而復得。多不至十日。則云七日得。此卦之七日未復之狀是也。復為剛反。有去而復來之象。占者曰。此則凡已去者。所以未復。必多不過七日。故云七日未復。何承須承坤計之。而六^六七日七分。承姤計之。而云七月乎。必於連坤占計之。則震既濟之七日。得。必連何卦以成數乎。解經者不改金經之例。宜乎多方推測。而卒无一當矣。

以周象五以。以舊說牽強。而舍象不覩。則蹈空矣。今以陸遜叟諸說推之。則表取少易七數。既濟取坎之少易七數。正合金經之例。

微居子曰。易中言時之久遠者。曰三年。曰十年。臨八月。復七日。會言月。易言日。取義于近者則同。會數始生于八。為少會。其難免。曰數之八。易數始生于

七為少者。震坎艮皆數之七。八月七日。既分會易之象。且合兌震少女之義。以共兌月而凶。不待冬令之感而已消。震日而復。不待若者之盛而為已復也。孔子釋八月之凶。曰消不久也。周公因文王之言。七日未復。于初爻言不遠復。三聖相傳之意如此也。

利有攸往剛長也

虞仲翔曰。易見臨成乾。小人道消。天子道長。故利有攸往。

程正叔曰。易剛天子之道長。故利有攸往。

朱晦庵曰。以卦體而言。既生則漸長矣。

董季真曰。先天子云。自外而入。坤曰來。自內而出。坤曰往。疾之坤眾則未可往。无疾則利子往矣。

以周案董氏名真卿。撰周易會通。其父名鼎。字季亨。號溪山。

何元子曰。剝復二傳皆對言。剝曰消息盈虛。天行也。復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剝曰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復曰利有攸往。剛長也。蓋以反剝即為復也。

以周案以窮上反下言之曰剛反。以歷臨泰至乾言之曰剛長。利有攸往。謂自臨而泰至為乾也。夫曰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謂至乾而終。細繹聖傳前後皆應。不止剝復二傳對言之。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荀慈明曰。復者冬至之卦。易起初九。為天地心。萬物所始。

王輔嗣曰。復者反本之謂也。寂然至无。是其本矣。故動息地中。乃天地之心。

見也

胡翼之曰一易之生潛于地中雖未發見然生物之心于此可見

歐陽永叔曰天地之心見于動復也一易初動于下矣天地所以生育萬物本乎此故曰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為心也象曰剛反動而以順行是矣

蘇子美曰王弼解子竊惑焉復也者以一易始生而得名也象傳曰剛反曰剛長安得謂寂然至元耶安得謂動息耶象曰雷在地中雷其易物也動物也在地中則是有易動之象也

以周案蘇氏名舜欽

程正叔曰一易復于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為天地之心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

朱晦庵曰積會之下一易復生天地生物之心幾于滅息而至此乃復可見在人則為靜極而動惡極而善本心幾息而復見之端也

俞玉吾曰天地生物之心无在不現果核中之仁乎當其氣候之肅殺无端倪可見迨夫氣候之發生則其仁萌芽自核中而出即此觀之天地生物之心亦可見矣或謂靜見天地之心非也或又謂動為天地之心亦非也

以周案王注孔疏以老釋易返之虛无歐陽氏蘇氏也已辨之程子

朱子復闢之而說其猶紛紛歧論何哉周謂冬之閉藏不固即夏之生長不堅亥月純會此心閉藏未嘗非生物之心而不可見也至一易復而天地之心見矣聖人之于物生殺竝用當其用殺之時未嘗

非好生之心，亦人所不見也。至于生物而聖人之見矣。夫見不見，其時也。天地與聖人，豈有二心哉。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宋仲子曰：商旅不行，自天子至公侯，不省四方之事，將以輔遂易體，成致君道也。制之，其王其之事，奉之者為君之業也。故上言先王而下言后也。

蘇子瞻曰：復，變易之際也。聖人居變易之際，靜以待其定，不可以有為也。故以日至閉關，明之下至于商旅不行，上至于后不省方。

張子厚曰：后，謂繼體守成之主也。

程正叔曰：雷者，會易相薄而成聲。當易之微，未能發也。雷在地中，陽始復之時也。易始生于下而甚微，安靜而後能長。先王順天道，當至日易之始生，安靜以養之。故閉關使商旅不得行，人君不省視四方，觀復之象而順天道也。在一人之身，亦然。當安靜以養其易也。

朱晦庵曰：安靜以養，微易也。月令是月齋，捨身以待會易之所定。

項平甫曰：商旅象坤，坤為眾也。后象震，帝出震也。當是時也，行外之行人未可行，內之出震之君未可出，皆象雷之在地也。

以周案閉關不行不省方，皆以易至一日言。故曰：至日。尚書十一月北巡狩，非是月不省方也。

初九，不遠復，元祇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做修身也。

王輔嗣曰：復之不速，遂至迷凶。不遠而復，幾悔而反。此以此修身，患難圍遠矣。

陸德明曰祇音支辭也。馬同音之是反。韓伯祈支反云大也。鄭云病也。王肅作禊時支反。陸云禊安也。九家本作致字音支。

以周案祇本地祇之祇申馬也。以之是反致之。是借會訓止也。項說本之鄭訓病也。疾之借。王陸本作禊。禊安也。是禊之本義。史記韓長孺傳禊取辱耳。禊又與祇通。王氏讀祇為幾。韓氏于繫辭傳注訓大後漢書朗顛傳思過念咎務消祇悔。李注祇大也。九家作致者音支。趙氏汝楙王伯申申之。

程正叔曰祇宜音祗。祗也。玉篇云適也。義亦同。无祇悔。不至于悔也。坎卦祇既平謂至既平也。

以周案神祇支部字祇敬微部字二音不同部。經史多互譌。此經本亦有作祇者。故程傳通祗。

項平甫曰悔與復不同。復則改之。不但悔也。祇能悔而不能改。則不足以言復矣。

趙氏汝楙曰祇諸家音義頗多。惟韓氏字音祈義訓大。九家廣雅字作致。義訓多。既遠而復。不惟悔吝且多。其用力亦難。

熊任重曰有會易之復有善惡之復。卦辭所言會易之復也。六爻所言善復惡之復也。

任翼聖曰彖言亨。據全勢言。駸駸乎其為全乾也。又于初言元。指其所以亨。于此猶可識元也。以人事言之。元仁也。仁也者人也。即此身而修者在。王伯申曰祇九家作致是也。廣雅致多也。无祇悔者无多悔也。有不善未嘗

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雖有悔而不至于多也。蓋知有不善則必悔。知而復行則又多一悔。不遠復者。但有不善之悔。而无復行之悔也。致字以多為意。以支為聲。古音支歌二部相通。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王介甫曰以卦言之。易反為主。以爻言之。易以進為復。初九是也。會以退為復。二三四是也。會以退為復。故六二乘初。有下初之意。

程正叔曰復之休美而吉者。以其能下仁也。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初復任于主仁。二能親而下之。是以吉也。

趙氏汝楫曰初九仁人在下位而未達。六二居臣位之正。知初為仁人。以身下之。昏現為善。于復為美。是以致吉。

俞孟吾曰仁指初九。下仁下附初九也。仁者心之德。善之本。初九修身而反本。復善可以為仁矣。二之吉。以親比初九而吉也。

郝仲輿曰初為震主。知幾敏速。六二柔中。保養休息。故為休復。休比從容。俟其自化也。

以周案郝氏名敬。撰周易正解。易領諸書。

任翼聖曰人依木以息。曰休。震初木象。二。三本坤體。初自乾來。而二遂依之。以為復動。而以順行。比。二首受之矣。自乾言之。謂之元。自人言之。謂之仁。仁。生生之理。初仁而二依之。則以下之仁為仁。

夏雪亭曰此卦以初九為主。初之爻為位。皆易。故凡比應乎初。及自居易位者。皆有能復之義。惟六上六既不應比乎初。又不居易位。故凶。

傲居子曰復之初即剝上碩果之仁仁者生之德也二三坤朋以順動而朋來无咎二將變臨下庇初之仁故吉休戚通庇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虞仲翔曰頻蹙也三失位故頻復厲動而之正故无咎

王輔嗣曰頻頻蹙之兒也蹙而求復未至于迷雖危无咎

侯氏果曰處震之極以舍居易懼其牀將危頻蹙而復履危反道義亦无咎也宜在陸後

陸德明曰頻如字本又作嘖嘖眉也鄭作嘖音同馬云憂頻也

以周案音訓引晁說之云鄭作卑卑古文也今作文作嘖是晁氏所據釋文本當云鄭作卑又云音同者鄭以今文參定卑讀為嘖與頻

同也周謂卑復者卑下于初之復猶二之下仁也如字解之亦備一義

程正叔曰頻復頻失雖為危厲然復善之義則无咎也

郭立之曰說者皆以頻為頻蹙之頻失位過中不得已而復也獨王昭素以為頻數之頻蓋君子能久其道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故道至于頻數失亦有知其數復

朱子發曰頻水厓也三者震動之極極則反之正成坎坎在坤際水厓也六三厥初妄動自厓而反則頻復也頻其危道愈于迷而不復也叔孫病不能相礼退而學礼之文乎

都聖與曰頻謂嘖蹙之頻也不得已之兒與子路之喜聞過異矣

王景孟曰頻復孟子所謂恆過能改也頻復之厲所謂困于心衡于慮而後作也易之道在乎知變聖人之于人不可咎其有過也而咎其不能改過

楊廷秀曰頻復非危頻過為危復義故无咎聖人危其頻過故曰厲以警之開其頻復故曰无咎以勸之

丁氏易東曰頻即瀕水厓也爻變坎為水又在下卦之上瀕乎上卦故曰瀕復

以周案丁氏撰周易象義

惠天牧曰法言頻頻之黨甚于鷲斯廣雅云頻頻比也如其訓則頻復比復也比與獨對初為卦主四得正而應初故曰獨復復而云獨比言四初相應從道不從人也三不中不正遠初而比二二近初而下之故爻曰休復象

曰下仁三不能獨復比二而借復也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虞仲翔曰中謂初震為行初一易爻故偁獨俗說以四位在五會之中而獨應初非也四在外體又非內象不在二五何得偁中行乎

程正叔曰四行羣會之中而偁其獨復者以其從易剛君子之善道也

朱子發曰道言初九也震為大塗亦道也不言吉者正則吉可知

郭子和曰居四會之中獨從初九之道而應焉是亦舍其類而獨行其志也剝之六三與復之六四反對其義相類故在剝則取其失上下以應乎易在復則取其獨復以從道也

做居子曰泰二夬五師五臨五皆指二五為中行行中而復益之言中行前

儒或不依例言之何耶復曰中行獨復中謂二獨對三言也初復仁二庶庇初之復仁三與初非應非比待二而竝復仁故无咎而厲四二同功又同用坤之六二之既中既行于四而其志能獨應初之復仁非如三之待二竝復是從道不從人矣故傳曰從道益三四之中行皆謂五也鄭君以六爻之中為中虞氏以內卦為中要之中必指二五言鄭君失之虞亦未得矣

以周案左傳子胥賜屬樓荀子成相篇作獨鹿獨屬古通周用此當讀獨為屬聯也中謂五五郭蓋四之復是五于之中行于四也四與

五聯屬而復之仁故曰中行獨復

六五

郭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侯氏果曰坤為厚載故曰郭敦復體柔居剛无應失位所以有悔能自考者

動而不失中故曰无悔

陸德明曰考成也向云察也

陸遜叟曰以柔體厚以中順用順亦足自成

王介甫曰考自省考能以中道自考則動作不離乎中

程正叔曰五以含居尊處中而體順能敦篤其志以中道自成則可以无悔也自成謂自成其中順之德

朱子發曰六五遠于初九中而未正非敦復則有咎五坤體厚也五動而正成艮艮為篤實厚而篤實敦也成言乎艮故艮又有成之意指考成也

趙氏汝楫曰五去初益遠未必知復固應有悔能因四之應初又從而附益之厚于復也故可无悔考察也于初非比非應以居位之中察自察其處

身之理故能內厚于初也。

俞玉吾曰過于四而加厚焉故曰敦復其義與敦臨同。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游氏吉曰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无所是謂迷復能无凶乎。

以周案鄭子太叔游氏名吉語見左氏襄二十八年傳。

荀慈明曰坤為眾故用行師也謂上行師而距于初易息上升必消羣會故終有大敗。國君謂初也受命復道當從下升今上六行師王誅必加故以其國君凶也。

陸德明曰灾本又作災鄭作裁案說文裁正字也灾或字也災籀文也皆生

頤反子夏傳曰傷害曰災妖祥曰眚鄭云自内生曰眚自外曰祥害物曰灾也。

李氏鼎祚曰坤為先迷故曰迷復坤又為師象故曰行師坤數十十年之象也。

劉先之曰庶事之敗終猶可復師舉其大也以其國君凶任帥由君也易生在下上六反以舍居上反君道也。

鄭舜舉曰往而不知反者必喪其所歸迷不知復安得不凶也去易取遠極卦之終所謂迷復也。

朱晦庵曰以猶及也。

俞玉吾曰六上六含暗之極不特身于凶又凶于國以及其君雖至十年之

久終不克征也。君指五，反道君道者，五中而上不中，五自考而上不自考也。或曰君指初，初乃復之主也，初不遠而上遠，故曰反君道也。夏雪亭曰：君為卦主，君也。君道敦復而上六反之，此所以凶也。

以周家用行師，君用迷復之人行師也。左傳能左右之曰以上挾制其君，曰以其國君。

三三 震下 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象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

虞仲翔曰：動，震也。健，大亨，謂乾。剛中謂五，而應二。

蜀才曰：此本遯卦，案剛自上降為主于內，故動而健，剛中而應也。于是乎邪。

安之道消，大通以正矣。无妄，大亨，乃天道恆命也。

何棲鳳曰：乾上震下，天威下行，物皆絜齊，不敢虛妄也。

陸德明曰：无妄，无虛妄也。說文云：妄，亂也。馬鄭王肅皆云：妄猶望，謂无所希望也。

程正叔曰：震以初爻為主，成卦由之，故初為无妄之主。下動而上健，剛健无妄之體也。以五以剛居中正，二以中正相應，是順理而不妄也。故其道大亨通而貞正，乃天之命也。天命謂天道也。所謂无妄也。

朱子發曰：易言剛中而應者五卦，師也，臨也，萃也，升也，无妄也。大亨以正也。

三卦，臨也，无妄也，萃也，獨于无妄言天之命也。剛自外來，安能必其為主于內，動而健，安能使剛中而必應以正，而必至于大亨乎？非天命不能也。

革也，舊語作奉之，杜臨也。之上，通去聲，澤上什釋言。四本註誤，義海撮要本不誤。

朱晦庵曰以卦變卦德卦體言卦之善如此

邛行可曰惟其无妄是以无望也若其處心未免于妄則无善以致福而欲
徼福非所謂无妄之福有過以召災而欲免災非所謂无妄之災此皆容心
于禍福之間非所謂无望也若真无實无妄之人則純乎任理禍福一付之
天而无苟得幸免之心也

張元祐曰馬鄭王皆云妄猶史記无妄作望无望然則有所希望即是妄
矣

以周案剛自外來言遯三來初也兌曰剛中而柔外是三亦侮外之
例无妄二說其又相足邛張之說是

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鄭康成曰妄之言望人所望宜正行必有望行而无所望是失其何可往也
見後漢書十五今輯却注者失錄

虞仲翔曰非正謂上也右助也天命不右行矣哉言不可行也馬君云天命
不右行非矣

王輔嗣曰匪正有眚不求改以從正而欲有所往居不可以妄之時而欲以
不正有所往將欲何之

陸德明曰佑音又鄭云助也本又作祐馬作右謂天不右行

程正叔曰所謂无妄正而已小失于正則為有過乃妄也所謂匪正蓋由有
若无妄而不往何由有匪正乎无妄其理之正也更有往將何之矣乃入于
妄也往則悖乎理天理天所不祐可行乎哉

朱子發曰三四上三爻匪正有眚匪正妄行而干天命其眚自取也元妄之世九五在上受天所命六二應之三四上匪正而无應欲往何之趙子欽曰天合理自行有感通元作為不可往若有所往是亦妄而已矣朱晦庵曰其有不正則不利有所往欲何往哉逆天之命而天不祐之故不可以有行也

項平甫曰此即上九之元妄行有眚元攸利窮之災也而六三九四之不正其從之

俞玉吾曰匪正有眚指上九乾道之爻非天道之正也君子處之則當安時以俟命不宜有所往解此謂元妄之道利在貞正失貞正則妄為過眚呀既元妄矣安有眚謂匪正其乎知象辭所謂匪正其謂天之變非謂人之不正也

惠定字曰體屯難故无所之災成于三窮于上故天命不祐

以周案三四上易居會位會居易位其位不正則有災眚四特以堅守之久而免咎耳上尤窮之災也是匪正本以位言也然則鄭君言所望匪正程傳言匪正由往何也位正則可望天之祐是行而得正也位不正者无望于天之祐而猶往焉是自失正也兩義相足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馬季長曰茂勉也對配也

虞仲翔曰與謂舉妄凶也萬物出震无妄其也故曰物與无妄序卦曰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而京氏及俗儒以為大旱之卦萬物皆死无所復望

失之遠矣。有元安然後可畜，不從明矣。萬物皆以將何畜聚，以此疑也。先王謂乾乾盈為茂，艮為對時，體頤養象，萬物出震，故以茂對時育萬物，言物皆以違此甚矣。

以周案虞氏、敬宗氏諸說甚明，惠氏《周易述》、宗主虞學，而此獨引漢書谷永傳注、應氏說，以為元雲而雷，大旱之卦，以伸宗說，好異矣甚矣。

王輔嗣曰：與，辭也，猶皆也。天下雷行，物皆不可以安也。茂盛也，物皆不敢安，然後萬物乃得各全其性，對時育物，莫盛于斯也。

九家易曰：天下雷行，易氣普遍，无物不與，故曰物與也。物受之以生，无有災安，故曰物與无安也。

胡周甫曰：與，絕句，物物相與，以應雷行。

程正叔曰：雷行于天下，含易交和，于是驚蟄藏，雷振萌芽，其所賦與，洪纖高下，各正性命，无有差忒，物與无安也。先王觀此，茂對天時，養育人民，以至昆蟲草木，使各得其宜。

楊中立曰：天下雷行，天之所以鼓萬物也。物斯應之，故曰物與无安。先王亦因天而已矣，所以无安也。

朱晦庵曰：天下雷行，震動發生，萬物各正其性命，是物物而與之，以无安也。先王法此，以對時育物，因其所性而不為私焉。

俞玉吾曰：六十四卦之象，例非一句，无分為二句者。胡旦及溪居馮氏、雲間田氏，以天下雷行物與作一句，今從之，與應也。无安，誠也。天以誠動，物以誠

應皆无妄也。

吳幼清曰茂懋通勤勉之意時屬乾萬物屬震上之時而對之以在下之震下之物而育之以在上之乾。

何元子曰物與屬上句凡物无不從雷而驚起雷无私震物无私與乾故為无妄對時謂順合天時對時正所以育物也。

夏雪亭曰凡月令諸政皆配對天時而發育萬物也。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陸遜叟曰初為動主動而應天不安也。

劉先之曰往則吉也謂與四同志。

程正叔曰以无妄而往无不得其志也以之修身則身正以之治事則事得

其理以之臨人則人感而化。

鄭舜舉曰卦言不利有攸往若宜動而不動又非无妄矣下三爻動體初乃

動之主乎動則天理所當動也故曰往吉。

沈守約曰天德在上求賢以治而剛自外來為主于內佐治之主也以剛輔

乾不牽于應動而无妄志行其正往而必得是以吉也。

趙氏汝楨曰卦之不利由于匪正若震為長男初為震主動合乎乾如是而

往吉固宜爾。

俞玉吾曰辭曰不利有攸往為匪正有言言也爻于初曰往吉易剛居正无

言往則吉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畲凶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虞仲翔曰。有益耕象。无坤田。故不耨。震為禾稼。艮為禾手。禾在手中。故俯獲。田在初。一歲曰菑。在二。二歲曰畲。初爻非坤。故不菑而芋。畲也得位。應五利。有攸往。往應五也。

王輔嗣曰。不耕而獲。不菑而畲。代終已成而不造也。不擅其美。乃盡臣道。故利有攸往。

陸德明曰。不耕獲。或依法作不耕而獲。非。下句亦然。菑側其反。馬云。田一歲也。董云。反草也。畲音餘。馬云。田三歲也。董云。悉耕耨曰畲。說文云。二歲治田也。程正叔曰。未也。死必之辭。臨卦未順命是也。既耕則必有獲。既菑則必成。畲。非必以獲。畲之富而為也。其始耕菑。乃設心在于求獲。畲。是以其富也。必。有欲而為也。則安也。

朱子發曰。初耕者也。二當不耕而獲。耕則妄矣。初菑也。二當不菑而畲。菑則妄矣。順乎中正。可動而動。如是則利有攸往。二往五則獲。畲有成矣。王景孟曰。六二靜而无事。然屬體震體。而與五應。以正相與。利有攸往。會以得易為富。是必有攸往而後利也。

吳幼清曰。有攸往。往應五也。往應五者。求易剛之實以益己也。

惠定宇曰。凶。凶年也。舊脫凶字。禮記坊記有之。益七十子所傳。當得其實也。二正應五。故應五則利。

傲居子曰。禮坊記。君子于有饋。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獲。不菑畲。凶。鄭君康成解之曰。言必先種之。乃得獲。若先菑而後畲也。安有无事而取利也乎。孔正義曰。六二宜往仕九五。道之不行。无功得祿。是其凶。據此。經文

則字當作凶字。不耕獲不菑畲凶。謂不往五而得祿也。利有攸往。既往而受祿不誣也。象傳曰未富。謂未實也。易例。易傳富。傳實。六二不往。六二不往。九凡五則為无實。與五應則實矣。象傳所謂剛中而應。大亨不以正。天之命也。

以周案易中言利有攸往。言不利有攸往。无言則利有攸利往。其則為凶之偽。當从坊記校正。說文畲字下。引易不菑畲田。田乃凶之誤。毛氏汲古本。不能校正。以為衍字。而存空白。惠氏易述據坊記增凶字。不刪則字。亦非易例。且以凶為凶年。于全例尤不可通。初三五上言无妄。此不言无妄。妄與不安。又義兼言之也。一凶一利。夫復何疑。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虞仲翔曰。四動之正。坤為牛。艮為鼻。為上。巽為桑。為繩。繫牛鼻而止。桑下。故或繫之牛也。乾為行人。坤為邑人。乾四據三。故行人之得。三係于四。故邑人之災。

郭子和曰。行人得牛。則所得其牛。而所失其无妄。邑人之災。則所受其災。而所守者无妄。由其小而言之。得失一牛耳。由其大言之。堯湯之水旱。皆无妄之災也。于道何損焉。

朱晦庵曰。卦之六爻。皆无妄也。六三處不得正。故過其占。无故而無災。如行人牽牛以公。而居其反。遭詰捕之擾也。

項平甫曰。六三舍不得位。所應又窮。災降自天。未如之何矣。或繫之牛。不知誰之物。行人得牛。不知誰得之。而六三端居其邑。橫被其災。所謂无妄之災也。新安朱先王曰。无妄。六爻皆无妄也。所遇之災。非人為也。故六三為无妄。

之災上九為窮之災皆不害其為无妄也

俞玉吾曰或疑六三不中不正何得謂之无妄蓋无妄之動以天六爻皆无妄也。圣人恐人疑其為有妄故特曰无妄之災行人得牛其得也蓋出于意外邑人之災其災也亦出于意外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以周案无妄自遯變或繫之牛即繫遯之九三繫之也遯初失位三得位艮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則為震初為震動之主為行人變而得卦之正位故曰得牛初至四有離象為牛邑人謂三也卦變无妄三失其位適受其災也行人无妄而得邑人无妄而災之天之命也先儒多棄象不觀而義亦不明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虞仲翔曰動得正故可貞承五應初故无咎

程正叔曰貞固守之則无咎也

朱晦庵曰有猶守也

俞玉吾曰知時度勢以貞德自守又誰咎焉如此而无咎固當有之非出于意外也固有之也語意與益六三傳同

胡仲虎曰僅可貞固守之而其占不可以有為不如初之吉亦不至如上之凶僅得无咎而已

以周案貞也久守其无咎安之德也固有之者无妄兼四德貞也其所固有也四位不正易有背德貞久而彰則災責可免也可貞无咎對三上之貞而有災言之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王輔嗣曰藥攻有妄也而反攻无妄故不可試也

陸德明曰試試驗一云用也

孔仲達曰堯湯之災厄非己招但順時修德勿煩治理必欲除去則勞煩天

厄

下今本脫此五字依義海撮要不勞煩天下是有喜也

鮮于子駿曰初自外來為主五必疑之然初本无妄

程正叔曰以妄而為无妄之疾舜之有苗周公之管蔡孔子之叔孫武叔是

也既已无妄而有疾之也則不足患若遂自攻治乃是渝其无妄而遷于妄

也試暫用也猶曰少嘗之也

沈守約曰无妄之疾忌初也初一時持權權之主也五八卦定位之主也初

以剛動志在乎正本非有妄藥攻有疾彼不為疾此自生疑是以不可試也

此戒上疑下也卦變噬嗑頤中有物謬隙致間无妄之疾也

郭子和曰人之有疾或以藥石攻去其邪而復其正或揖益有餘不足以適

其平然此治豫之貞疾則可治无妄之疾則不可孔子言不可試也蓋深絕

之戒其必不可用有妄之藥也凡足以害无妄也皆謂之疾

楊敬仲曰意起于善是為无妄之疾若又治此是意外生意疾中加疾矣故

勿藥即是藥

朱晦庵曰既已无妄而復藥之則反為妄而生疾矣試謂少嘗之也

王弼卿曰凡易為會所累例曰疾二雖為五之疾然二柔順中正以天德言

之則為疾以中正言之則不可藥也藥則不中不正而妄矣

夏雪亭曰疾害也在无妄之時而以藥去疾則服藥即為避害之妄念故其

夏雪亭曰疾害也在无妄之時而以藥去疾則服藥即為避害之妄念故其

藥不可試也。

以周案列子力命篇。季梁得疾。其子請醫。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此矣。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俄而疾自瘳。推之天下事。有庸人震駭。而智士靜以坐鎮之。卒帖然无事。皆勿藥有喜之謂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王介甫曰。初易在下。宜動進。故往吉。上易在上。宜止。行則妄矣。

朱晦庵曰。上九非有妄也。但以窮極不可行耳。

王景孟曰。先儒謂在人曰眚。在天曰災。固有是說也。今觀上九之爻。贊以災。釋眚。則知災即眚也。眚即災也。天即人也。人即天也。

俞玉吾曰。初九曰得志。天命之祐。而其志得也。上九曰窮之災。天道之窮。而有此災也。

胡仲虎曰。六爻皆无妄。特初九居位。而為震動之主。時之方來。故无妄往吉。上九失位。而居乾體之極。時已去矣。故其行雖无妄。有眚无攸利。是故善學易。其在識時。初吉二利時也。三災五疾上眚。非有妄以致之。亦時也。

何元子曰。无妄之行。猶象傳所云。无妄之往。上九乾之窮。乾亢龍義同。故小象亦同。以其意在行。故曰眚。以其時位使然。故曰災。

李晉卿曰。夫子釋卦義。總之曰无妄。災也。凡凶害悔吝。皆人為之。妄有以取之。无妄之卦。不當有凶害悔吝。但有災爾。明此義也。知无妄而不免災。則受命之正也。又知因災而省其妄。則修身之密也。

以周家遯初傳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戒其往也此以行為戒其義一也雖然有義所宜行而不顧其災者如孔聖之厄于宋于匡于陳蔡是也位之不仁正有以致之豈有妄哉

三三

乾下
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象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

虞仲翔曰剛健謂乾篤實為謂艮二之五互體離坎離為日故輝光日新也
王輔嗣曰凡物既厭而退其弱也既榮而墮其落也夫能輝光日新其德也
惟剛健篤實也

陸德明曰剛健絕句篤實輝輝光絕句日新其德却以日新絕句其德連下讀

以周家剛健謂乾篤實謂艮輝光兼乾艮言乾與艮皆光明故日新
剛健篤實句輝光日新句其德屬下讀其德剛上而尚矣句法與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同鄭虞句讀法也孔疏所據王本輝光日新其德為句與釋文所言亦是異今讀多依程傳剛健篤實輝光為句輝
釋文集解本竝作輝輝正俗字

程正叔曰剛健篤實輝光以卦之才德而言也乾體剛健艮體篤實人之才
剛健篤實則所畜能大充實而有輝光畜之不已則其德日新也
王景孟曰所畜之大也于己則畜德也于人則畜賢也然畜德其畜賢之本也剛健篤實輝光日新此合乾艮之用以明人君之畜德也

朱晦庵曰以卦德釋卦名義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

王輔嗣曰虞仲翔曰乾健止艮也二五易位故大正舊讀言能止健誤也
王輔嗣曰剛上謂上九也處上而大通尚賢之謂也健莫過乾而能止之非大正未之能也

以周案本虞本止健作健止李氏集解以虞

宜在虞後

蜀才曰此本大壯卦案剛自四升為主于外剛易居上尊上賢也

以周案无妄自遯变初剛自外之三來大畜自大壯爻上剛自內之四升蜀才說李氏集解引此作剛自初升初字謬

程正叔曰剛上易居上也易剛居尊位之上為尚賢之義止居健上為能止健之義以剛易居上尊尚賢德能止至健皆大正之道也

朱晦庵曰以卦變卦體釋卦辭

俞孟吾曰剛居上而五下承之有尊尚賢之象乾之三易在下視艮之一易在上以為其類見尊于當時遂皆俯首受畜由上之人有以制之也夫既有以制之故不曰健而止特曰能止健能止健也非故抑其進也養之以待用也艮何以能制之也曰大正也以大畜大則正也夫惟大正而能止健故健者咸止于下由是踐履熟涵養浚所畜者久无復有輕躁之失也

吳幼清曰攷爻義則止乾之健也艮之二柔為之也彖傳乃謂二柔尊上一剛于己之上其能止健者一剛之大畜正主其事也而非二柔之小也為也
以周案剛往居上為尊尚乾賢之主而能止健以畜之則乾大得其

正也。又象義本一貫，先儒歧異解之，非也。

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京君明曰：二變五體坎，故利涉大川。五天位，故曰應乎天。

王輔嗣曰：有大畜之實，以之養賢，令賢者不家食，乃吉也。尚賢制健，大正應

天，不怠險難，故利涉大川也。

李氏鼎祚曰：乾為賢人，艮為門闕，令賢人居于闕下，不家食之象。

程正叔曰：大畜之人，宜施其所畜以濟天下，不食于家則吉。謂居天位，食天

祿也。應乎天，應乾而止行也。所行能應乎天，无艱險之不濟。

鄭舜舉曰：大畜養賢，若家食則非大畜矣。堯舜急親賢，乃所以為偏愛。

趙子欽曰：尚賢尊上九也。不家食，吉養賢，三易類升也。

吳幼清曰：三四五上有舟象，乾健應五上進，有舟行而舟之象。

朱美之曰：凡天下之豪傑，必甯靜以致遠，故上健即為大正，而天下多可用

之賢，賢者上帝之所簡也。故養賢即為應天，而天下无不可濟之事。

傲居子曰：象之言涉大川者，七卦。舟楫取渙，既有利涉之文矣。而蠱益中孚，

亦言利涉大川者，諸卦皆有巽之木風震之動，或又有坎水兌澤，中聯二舍

或三舍，是虛木象。傳曰：木道乃行。曰乘木有功，曰乘木舟虛，合現之而得涉

川之象矣。此曰涉大川者，乾艮之間有坎，由乾而艮，須涉坎水，上健而應乎

天，俟天衢亨而行，舟行之法似之。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陸德明曰：識如字，又音試。劉作志。

以周案李集解經文及虞注皆作志。王節信潛夫論亦引作志。古識志一字記之于心即是志也。

程正叔曰天為至大而在山之中。所畜至大之象。君子觀之象以大其蘊畜。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畜成其德。乃大畜之義也。

馮可遷曰以氣言之天之氣藏于山中亦為大畜之象。天之氣固无不在。惟山則氣所附而能藏畜之也。識記也多之識如天之容覆畜德如山之圍繞。吳幼清曰天无處不有高山之下崑洞之中隔絕人世而其中空曠可見日月有晝有夜是為天在山中也。德大于前言往行猶天之大于山也。以外之所聞所見而涵養其中至大之德猶在山在外而藏畜至大之天于中也。前

言往行象山寶藏之多德象天之天。

張希獻曰天在山中非畜其形畜其氣也。凡山中有雷雨雲風之象皆天也。山而畜天其所畜也大矣。君子體之以多識存言往行所識也多則德之所畜也大。

熊任重曰山而畜天所謂以形而畜氣以小而畜大也。

任翼聖曰山藏天之氣而與雲施雨亦能為功于天。君子收古今之美而刪定贊修亦能為功于古人。臣受君之養而先以左右亦能為功于君。

惠天牧曰物生乎氣。本于天。故山能生草木而與寶藏。天氣在其中也。不然焉能起膚寸之雲不崇朝而雨徧天下哉。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王輔嗣曰初乃畜已未可犯也故進則有厲已則利也

陸德明曰已夷止反或音紀姚同

程正叔曰初以易剛而居下必上進也六四在上畜止之犯之而進則危有危則宜已不可犯災危而行也

游定夫曰妄者之于君量而後入信而後諫不量而入則將失身未信而諫則君必以為諂已故初則有厲而利已

朱子發曰三易務進初九剛健之初始六四柔得位止畜之不度而進危厲之道也不如已而受則利

張德遠曰非四為初災未信而進有犯災之道也

胡仲虎曰他卦取會易相應此取相畜內卦受畜以自止為义外卦能畜以

止之為義獨三與上居內外之極畜極而通不取止義初九為四所止其勢本危而初性健欲進故曰利已戒之之辭也

九二輿脫輹象曰輿脫輹中无尤也

輹虞作腹李氏集解从虞

盧氏曰乾為輿案輹車之鈎心夾軸之物處失其正上應于五五居畜盛止不我升故脫輹停畱待時不進而退依義海撮要本校得正故无尤也

蘇子瞻曰小畜之說輹不得已也故夫妻反目大畜之說輹其心願之故中无尤也

程正叔曰輿說輹而不行者處得中道動不失宜故无過尤也善莫善于剛中剛中中而才也初九處不得中故戒以有危宜已二得中進止自无過羞差不行則无尤矣

朱子發曰初剛正也二剛中也四五柔也柔能畜剛剛知其不可犯而安之時也夫氣雄九軍也或居于賓贊之義才蓋一世也或聽于委表之命故曰大畜時也

張德遠曰君子有載物厚德可漠然安天下哉畜之不溪其近行也近是以有說輒之義使三賢于己己位在三下不求之三以同應于上而欲果于有行以自通于五是不度才德大小也尤其免哉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虞仲翔曰乾為良馬震為驚走故偁逐離為日震為驚衛講武閑兵故曰日閑輿衛上合志謂上應也

王輔嗣曰物極則反畜極則通九三升于上九而上九處天衢之亨塗徑大通進无違距可以馳騁閑閱也衛護也

陸德明曰逐如字鄭本作逐逐云兩馬走也姚云逐逐疾竝驅之兒一音胃曰音越劉云曰猶言也鄭人實反云日習車徒閑如字閱也鄭馬鄭云習

陸遜叟曰逐角逐也與二易角逐志在疾也得位失中故利艱貞
劉先之曰三將通畜之極是往而涉乎危險者故利艱貞也

石守道曰居乾健之極當天衢之亨可以馳逐而往山險未可輕進故曰利艱貞

程正叔曰上九易性上進且畜已極故不下畜三而與三合志上進也

朱子發曰曰古文作粵發語詞

王景孟曰在他卦則凡初九之於六四九二之於六五為正應在大畜則以

正為應為相上畜。在他卦則九三之於上九為敵應。在大畜則以敵應為同志。而同于上進。不復有相止之義。三以剛健之才。往而上進。以與上合志。而有良馬逐之象焉。逐追也。三追上也。

朱晦庵曰。三以易居健極。上以易居畜極。極而通之時也。又皆易文。故不相畜而俱進。有良馬逐之象焉。然過剛銳進。故其占必戒。以艱貞閑習。乃利有攸往也。曰當為日月之日。

項平甫曰。初九在初。故稱童牛。九二以剛居柔。元勢故為豮豕。九三純乾。故為良馬。

以周案曰。音聿。詞也。閑。習也。衛。列衛之徒也。閑輿衛。習車徒也。輿。衛指下二易言。往謂往上九也。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鄭康成曰。翼為木。互體震。震為牛之足。足在艮體之中。艮為艮。手持木以就足。是施牯。

虞仲翔曰。艮為童。告謂以木楅其角。大畜畜物之家。惡其觸害。艮為手。為小木。翼為繩。繩縛小木。橫著牛角。故曰童牛之告。得位承五。故元吉而喜。喜謂五也。

王輔嗣曰。處艮之始。履得其信位。能止健初。距不以角。柔以止。剛剛不敢犯。抑銳之始。以息強爭。豈惟獨利。乃將有喜也。

陸德明曰。童牛。无角牛也。廣蒼作撞。劉云童妾也。牯。古毒。反。劉云牯之言角也。陸云牯當作角。九家作告。說文同。云牛觸角。箸橫木。所以告也。

以周作牯案鄭作牯虞作告。

劉先之曰牛雖稚而在牢則物不能犯。舍雖弱而得位則剛不能凌。程正叔曰四畜初生也。初居取下。易之微也。微而畜之則易制。猶童牛而加牯。大善而吉也。天下之惡已盛而止之則上勞于禁制而下復傷于刑誅。故畜止于微小之前可喜也。

俞玉吾曰童牛牯也。牯當依陸績作角。犢角滿粟非傷人也。初雖剛健四柔順以止之而无傷善之心則初亦已其行而不敢犯。四與初兩不相傷其占為元吉。

任翼聖曰外三爻皆止乾之健者。初童牛而良牯之是能制于未發而不犯矣。養乾之元德豈不吉乎。

以周案三至上有離象。離為牛。牯虞注作告。訓福與說文合。今作牯。說文云牛馬牢也。非福也。劉長民從之。鄭君注作牯也。牯本手械。童牛无角而施于前足如人之用手械也。童牛之牯與豮豕之互相對。陸氏讀牯作角。以童牛之角與豮豕之牙相對。

六五豮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虞仲翔曰劇豕儻豮令不害物。五變得正故有慶。

王輔嗣曰豕牙橫獠剛界暴難之物。謂二也。五處得尊位為畜之主。二剛而進能豮其牙。

陸德明曰豮符云反。劇云豕去勢曰豮。牙徐五加反。鄭讀為互。

以周案互。福衡之屬。見周官牛人注。互亦作牙。與牙聲形皆近。

孔仲達曰爾雅云墳大防則墳是隄防之義此豬其牙謂防止其牙古字假借。

崔氏懔曰說文豬劇豕合俗猶呼劇豬豕本剛突劇乃性和雖有其牙不足害物是制于人也以喻九二之剛健失位若豕之劇不足畏也而六五應止之易故吉有慶矣。劇或傷劇

李氏鼎祚曰九二坎爻坎為豕以易居會而失其位若豕被劇之象。

劉先之曰豕去其勢則牙不能長。

胡翼之曰牙杙也。

蘇子瞻曰童牛初几也犄角械也童牛无所用犄然不敢廢也自其童而犄之迨其壯雖不犄可也此愛其牛之至也豬豕獷豕也謂九二也有牙終進

而不勢也獷豕也不勢則可畜矣大畜之畜乾也其始犄之其漸可畜其終進之天衢可也童而犄之志以德也不惡其牙而畜之將求其用也凡物有以相得曰喜施德獲報曰慶。

程正叔曰豕剛躁之物牙為猛利若強制其牙則用力勞若豬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

何元子曰尔雅豕子豬豬豕豬豕子也牙杙所以畜豬豕之杙也變吳為翼繩為木繫杙象童牛豬豕牛犄豕牙是相對。

惠定宇曰豕子曰豬二變坎為豕牙杙也以杙繫豕故曰豬豕之牙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鄭康成曰艮為手手工肩也乾為首首肩之間荷物處乾為天艮為徑路天

衡象也。人君在上位，負荷天之大道。

虞仲翔曰：何當也。衡，四交道。上據二會，乾為天道，震為行，故道大行。

陸遯叟曰：上為養賢之主，其德剛厚，能負荷天之大道，而致羣賢之通泰也。眾賢遂志，治化日隆，道大行也。

陳希古曰：乾易俱進，與己俱易，是同德也。同則忠之，故能養之，使其道大行。則是三易之衡，通于此時矣。易久被抑，今而通亨，故曰何訝之也。

以周案陳氏名臯，撰易論，何訓訝詞，沿王輔嗣之說。

張德遠曰：羣賢竝進，无所滯礙，致之自人，與之自天，曰天衡。互震，大塗為衡。剛在上為荷，荷謂勝其任。三易，上所畜也。上五所畜也。

李子思曰：畜極而通，君子之道將盛行于世也。程子以道為道路之道，未安。

王景孟曰：象曰剛上而尚賢，上九是也。九以易德而居五之上，為五所尚，故能以身任天下羣才之責，而尸大畜之功。此所以有何天衢之象。如何如何，校之何，釋文云：梁武帝讀音賀，是也。言以身任天下羣才之責，主張賢路，其得志莫盛于斯也。

項平甫曰：上九在上而尊乾以行，故為天之衢。

吳幼清曰：王延壽魯靈光殿賦，荷天衢以元亨，何作荷，以人一身而言，上為首，何謂以首戴之也。何天之衢，猶詩言何天之休，何天之龍。

夏雪亭曰：畜德原以任道，能任則能行矣。然惟六五尊尚之，其道乃能大行于天下，故全卦之美，尤在五與上兩爻之相得。

以周案上九為尚賢之主，與九三同位相應，不阻其進，三通而初二皆

通矣。天道好賢，上能好尚賢，是負荷天之大道也。

十翼後錄卷八

上經象象傳

清定海黃以周元同撰

輔嚼物以養人，故謂之頤。頤養也。能行養則其餘事故吉矣。二五離爻皆以中離為目，觀象也。觀頤，覩其養，賢與不肖也。頤中有物曰口實，自二至五有二坤，坤載養物，而人所食之物皆存乎，覩其求可食之物，則貪之_廉情可別也。姚臣祿曰：以易養會，動于下，止于上，各得其正，則吉也。李氏鼎祚曰：口實，謂頤口中也。實事可言，震聲也。實物可食，艮其成也。

以周榮頤象文作臣橫視之，則口中口上口下之形俱見。李氏以口實兼言，左氏襄公二十二年傳曰：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楚語曰：使无以寡尹為口實，偽尚書仲虺之誥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皆謂謙論不吞口也。

程正叔曰：所養，謂所養之人；與養之之道，自求口實，謂其自求養身之道，皆以正則吉也。

馮時行曰：凡人之頤，上曰輔，下曰車，輔不動，艮也。車獨運用，震也。

項平甫曰：覩其所養，指上九言之，覩其自養，指初九言之。初上二易，即上下兩卦之主爻也。

夏雪亭曰：覩頤，覩在上之君相，其所養者，果為才位之人否也。自求口實者，

通矣。天道好賢，上能好尚賢，是負荷天之大道也。

三三 震下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自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鄭康成曰頤口車輔之名也震動于下艮止于上口車動而上上朱漢上引作止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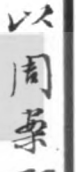
輔嚼物以養人故謂之頤頤養也德行養則其餘事故吉矣二五離爻皆以

中離為目觀象也觀頤觀其養賢與不肖也頤中有物曰口實自二至五有

二坤坤載養物而人所食之物皆存于觀其求可食之物則貪廉之情可別也

姚信林曰以易養食動于下止于上各得其正則吉也

李氏鼎祚曰口實謂頤口中也實事可言震聲也實物亦食艮成也

以周彙頤篆文作橫視之則口中口上口下之形俱見李氏以口實

兼言語左氏襄公二十二年傳曰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楚語曰使

无以寡尹為口實偽尚書仲虺之誥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皆謂謙

論不吝口也

程正叔曰所養謂所養之人与養之之道自求口實謂其自求養身之道皆

以正則吉也

馮時行曰凡人之頤上曰輔下曰車輔不動艮也車獨運用震也

項平甫曰頤其所養指上九言之觀其自養指初九言之初上二易即上下

兩卦之主爻也

夏雪亭曰觀頤觀在上之君相其所養者果為才位之人否也自求口實者

現在下之賢其自養者果能樂道位而輕祿利祿吾也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翟子元曰天上地初也。養物眾會也。天地以元氣養萬物。聖人以正道養賢及萬民。此其聖也。

程正叔曰聖人極言頤之道而贊其大。天道_地養育萬物之道正而已矣。聖人則養賢與之共天位。食天祿。所以養民也。養物之生與養時為大。故云時。任愛聖曰天施地生。皆以養萬物。而天不尸其功。聖人在上。其施如天。要必先養賢而後有以及民。賢之養即君之養。君原不必親其事也。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荀慈明曰雷為辨令。今在山下閉症。故慎言語。雷動于上。以易食會。艮以止之。故節飲食也。言出乎身加乎民。故慎言語。所以養人也。飲食不節。強則羣生。故節飲食以養物。

劉景升曰山止于上。雷動于下。頤之象也。

以周棗劉氏名表。按周易彖句。

孔仲達曰頤之為用。下動上止。故曰山下有雷頤。人之開齒言語。咀嚼飲食。皆動頤之。先儒云。禍從口出。患從口入。故于頤而慎節也。

以周棗太平御覽引傅子口銘云。病從口入。禍從口出。

程正叔曰以二体言。雷震于山下。物皆動其根。發其萌芽。為養之象。以上下之義。言艮止而震動。上止下動。頤頷之象。以卦形言。上下二易。中含四會。外實中虛。頤口之象。君子觀象。慎言語以養其位。節飲食以養其体。

郭子和曰頤以虛中為主而為虛中之患者言其飲食也言其出于虛者也飲食入于虛者也出而為患于是慎之入而為患于是節之

項平甫曰節飲食象山之止物節言其象雷之發怒

趙用甫曰言其飲食取其動慎與節取其止

以周榮趙氏名以夫拱易通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王輔嗣曰朵頤嚼也以易至下而為動物不能令物由己養動而求養也夫其身莫若不競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居養賢之世不能正其所履以全其位而舍其靈龜之兆羨我朵頤而躁求離其政養之至道觀我寤祿而競進凶莫甚焉

陸德明曰朵多果反動也鄭同京作揣

李氏鼎祚曰朵頤坐下動之兒也

蘇子瞻曰君子在上足以養人在下足以自養初九以一易而伏于四舍之下其位足以自養而无待于物者必養也而不能守之故凶

程正叔曰初上应于四不能自守故所於而朵頤也九動休為於所動惟其剛健明智之才終必自失故其才亦不足貴也人之貴乎剛者為其能立而不屈于邪也貴乎明者為其能照而不失于正也既感所於而失其正何剛明之有為可賤也

王景孟曰靈龜以況初九有可貴之質也初九以世爻皆由上九以養故舍其可貴之質而求養于上九亦謂初也初謂上也

項平甫曰雲龜伏息而在下，初九之象。朵頤在上而下，上九之象。上九為卦之主，侮我初九有雲而不自保，有貴而不自珍，宜其凶也。象言不足貴也，示其本貴也。頤卦肖離，離為龜，龜易物而下伏。

易彥章曰：上為一卦之主，天下由之而若，故以主爻侮我而謂初為爾。

王與卿曰：爾謂初九，我謂上九。以易剛為成卦之主，故爾我之。或謂初觀四朵頤，死也。初以易居易，才足以養人，智足以自養，然以動體急于上行，不能自守，見上九承頤于上，乃舍其剛正，可自養之資，仰而視之，以求養，失己自賤，亦甚矣。

惠天牧曰：頤有龜象也。外易內合，易象甲，合象體而初在下，象伏龜。伏龜者，雲龜也。龜能食氣，神而壽，故侮雲養之道在寡氣，故法雲龜。虞翻謂晉離

為龜，固矣哉。或云艮為山龜，亦死，艮在上不在初。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王子雝曰：考下曰頤顛，拂違也。經常也。邱，小山，謂二五也。二宜居五，反下養初，豈允顛頤，違常于五乎？故曰拂經于邱。

以周榮輔論與子雝說同，句讀不明，卦義不明，貫自二王說行，俾儒之學廢，今於撥求二王以尊之說，不可得也。惜矣。

程正叔曰：二反下求于初，則拂違經常，不可行也。若求養于邱，則往必有凶。邱在外而高之物，謂上九也。

以周榮拂經句于邱頤句，程讀是顛頤說，仍沿王注之謬。

項平甫曰：六二顛頤，拂經于邱頤，說者不同，當以四五參之，四與二俱顛頤。

五与二俱拂，其說不宥有異也。二四不能自養，如人有食而自傾之，並傾去己粟而受上之易，亦有致吉之理。如鼎之顛趾，是也。故在六四不害，其為吉也。二五不能自養，反由養于不中无位之爻，与常經相悖，故皆為拂。經而合于道，亦君子之時中，以豫之由于九四也。故在六五不害，其為吉也。

以周彙拂經之義，項說極以讀此而舊解之失已見。

惠定宇曰：顛謂上，拂連也。邛謂五，二宜應五，適五而養于上，故曰顛。連常于五，故拂經于邛，往上則凶，故顛征凶。釋言：顛，頂也。郭注云：頭上，廣雅：顛，末也。上為歛頂為末，故顛為上。

以周彙顛頤之說，惠氏得之，其句讀仍沿舊注之謬。

儆居子曰：顛頤，拂經吉辭也。于邛頤乃凶也。顛，本人頂之名，顛頤也。受頤于上，上為由頤之主也。二之顛頤与四類，拂經与五類，反經合道為權，二不受養于五，与五同受養于上，二与四五類失，允凶也。二或不拂經而泥于經，于五頤則征凶，失四五之類而凶也。通一卦之義与象，付讀之自明。

以周彙顛頤拂經之允凶，以四五爻合讀之而自見。于邛頤征凶，謂之失類者，舍類皆養于易也。易例：二舍无實，失應為凶。况易能養，舍頤象如是，二舍相求，亦日不凶乎。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程正叔曰：拂，違于養正道，是以凶也。所以戒其終不可用，以其所由之道大悖也。

梁孟敬曰：三与上為應，賴上之養者，而三爻動極，又不中心，動以求養而不

由其道拂于若之正矣。若不知變而守固守之，此凶之道也。十年勿用，无攸利，深戒之也。

以周棗拂頤句言不合乎頤道也。故付曰道大悖，拂頤與拂經頤頤句法同。後儒申程侍者以拂頤貞句乖易例，十年勿用，戒占其之勿用也。无攸利，人已皆不利也。

眈眈與眈別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王輔嗣曰：四應初以上養下，下交不可以瀆，故弗視眈眈，威而不猛，若位施賢，何可有利，故其於逐逐尚敦實也。

陸位明曰：眈眈威而不猛也。馬云：虎下視兒，逐逐敦實也。辭云：連也。子夏傳作攸攸，志林云：攸當為逐，蘇林云：音迪，荀作悠，劉作覽，云遠也。

以周棗隸釋張壽碑觀觀虎視，不折其節，說文云：觀內視也。與馬注下視正合，欲即君子於之所樂不存之於，攸攸同，攸攸遂其於也。於遂則功成而節義不折，承上之寵而光矣。

楊元素曰：六四正應在初，捨而就上九，而日其位，于故曰顛頤吉也。虎視眈眈，貪食之索，其於逐逐，逐于嗜於之甚，其志于若而上九之施光，故无咎。以周棗楊氏名繪，拱易索蘊，顛頤之說，楊氏為是。眈眈逐逐之訓，王注為合。

象：熊與可曰：頤上艮，伏虎，艮在荀九家為虎，本文變頤之噬嗑，有虎口而噬之象。

以周棗九家易張氏，註以艮為虎，見會通是也。馬氏以兔為虎，虞氏以

坤為虎

來矣鮮曰顛也頂也與六二同顛頤也求養于上也吉者以養道之常經也
艮為帛帛之象也天下之物自養于內者莫如龜求養于外者莫如帛龜自
養于內舍之加凶帛求養于外外卦上施之故吉眈也視近而志遠也之初
為地位虎行求首下視于地視近也而志乃求養于天位之上志遠也逐逐
上施養于四也

潘去華曰上九為頤之主故六四之吉曰上施光六五之吉曰順以從上
惠天牧曰虎視也視上也上有以養之又以馴之故无咎初九朵頤動于
欲也逐逐則得其於矣上施光下皆得其於也

惠定宇曰四以位而養于上故顛頤吉虎視眈眈上也眈眈視之手也激激
求而逐也上施而得其於故无咎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王輔嗣曰以舍居易拂頤之義也无应于下而比于上故可守貞從上以頤
之吉

陸遜叟曰為頤之主下无其應不能養下民所不從不可涉難上承于易順
而從之是遠養下之常而以居貞之吉

程正叔曰居貞之吉謂能堅固順從于上九之賢以養天下也
楊中立曰人君養天下頤之往也五居君位從上以資養拂頤之道也居不

失正則吉以是涉難則不可矣
邱行可曰豫五不言豫以豫悅之權由于四也頤五不言頤以頤養之權由

乎上也。並頤五承剛，惟拂經而居貞則吉。豫五乘剛，是以有貞疾未亡之戒。俞玉吾曰：二五不相應，下无以應上，上无以養下，故皆曰拂經。六五以舍柔居柔，而養道不足，獨不言頤，僅能順以從上，不能動而有為，故曰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梁孟敬曰：居貞則吉，涉大川則不可，言宜靜不宜動也。洪範言用靜吉，用作凶，亦此意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虞仲翔曰：失位故厲，之五以正成坎，坎為大川，故利涉大川。變易以位，故大有慶也。

王輔嗣曰：以易象上，而履四舍，舍不能獨為主，必宗于易也。莫不由之以自

其養，故曰由頤為養之主，物莫之遠，故利涉大川也。

朱子安曰：居則不敢安其位，上下並受其福，故大有慶。鄭康成曰：君以得人為慶。

李子思曰：豫九四曰由豫，即由頤之福也。由豫在四，猶下于五也。而已有可疑之迹，由頤在上，則區中而極于不安，故厲。

項平甫曰：六五之居貞，就自守也。貞于從上也。六五違上而自守，則不能養物矣。上九之居吉，就自吉也。六五之委任而吉也。舍易相曰為慶，上九苟不日君而自用，則厲且凶矣。

吳幼清曰：易剛之大，能養己以養天下，己與人俱有福慶也。

何元子曰：凡易言利涉大川者，其象不一，取此者以卦位。孔天下之至健，應

行恆易以知險也。需同人。大畜。是也。取水木者。以卦体。剝木為舟。以防水也。渙。蠱。未濟。或取中文。或取卦變。是也。取中虛者。以卦象。中虛象舟也。益中孚。頤。是也。若頤之六五。不利涉。而上九。利涉者。則就本文言。有剛柔之異耳。

三三 吳下 兌上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

鄭康成曰。易爻過也。卦四易二會。易居用事之地。故曰大過。大者過也。

陸位明曰。過。徐古卧反。罪過也。超過也。王肅音戈。

孔仲達曰。過。謂過越之過。孔徑過之過。此衰難之世。惟易爻乃能過越常理。

以拯患難也。

程正叔曰。大者過。謂易過也。在事為事之大者。過與其過之大。

朱子發曰。大過。易過會。大者過越也。

朱晦庵曰。以卦体釋卦名義。

胡廷芳曰。過有過多之意。大小以會易言。大道易多于會。而侮大小。過會多。

于易而侮小。

以周藥序卦。付云。有過物者必濟。則過為過越之過。訓經過。訓過誤者。犯也。大過。其易有悔也。或者悔而吉。或者悔而凶。各隨爻位言之。謂大過能過越常分。以拯弱。謂大道為拯其偏盛也。聖付无此旨。皆注家增

說之也。聖傳祇論卦体如此耳。

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

王輔嗣曰初為本而上為末也。剛過而中，謂二也。居舍道也。要二中也。極弱興衰不失其中也。

孔仲達曰大過本末俱弱，故屋棟桡弱也。似若衰難之世，始終弱也。

以周棗九四爻正義云：柱為本，棟為末。以本末指棟柱言。周謂四易為棟，本謂初。凡棟之此藉皆是，不朽柱也。末謂上。凡居棟之頂者皆是，不朽棟也。凡本末皆不可弱，必強弱相輔而後安。今二者俱弱，幸初四相應，初往四日捕而亨。彖文棟桡和有攸往亨，三句連讀。彖付爻統言本末之皆弱，次言本之非弱而亨，以明棟桡之朽由于末。要於三之往，應于上也。聖人之所以勸世者深矣。

蘇子瞻曰：易居用了之地，而擯舍于外，大者過也。卦中四易棟也。初上棟之所寄也。弱而見擯，則不任寄矣。棟之所以桡也。

朱子發曰：興衰救弊，允剛過不可也。中則无剛過之患，所謂時中也。猶之治疾，疾勢痼，必攻之以瞑眩之藥，自其攻疾之道，觀之，則謂之過。自藥病相對言之，則謂之中。

沈守約曰：二以易居中，是剛過而中也。不可守常，行之以權，下兵行權也。不失人心之謂說，舍上兌，合說也。行權合說，可以過而濟也。

郭子和曰：剛過而中，允剛過中也。乃剛過之位，又不失中者也。

項平甫曰：先言亨，以言利有攸往者，亨自亨利自利也。今先言利有攸往，以言亨者，以亨因于往也。彖付利有攸往，乃亨言往乃亨，不往則不亨也。棟既桡矣，不往則壓焉，何亨之有。

吳幼清曰大過易之過盛也。中有四易之強，而上下猶有二舍之弱也。聖人崇易之喜多，以其未能以純孔之六易故。大者能過而棟猶椽，蓋猶有所不足于此也。

何元子曰：大小相為主輔，剛柔不可偏勝。所貴乎易之能御舍，不貴乎易之凌舍而蔑之也。今大者按要而輟蹕為厲，小者奔命而疲脆難堪。審勢者必徹其量重而亟反之，往有所事，損有餘，補不足，默運轉移之術，迺收^坐扶抑之功。此則有可亨之道矣。苟忽天下之大勢，而眩于所往，恐外无支棟者，而棟亦不自支，弊且折而入于頽，尚何亨之有哉。

李晉卿曰：四易象棟，則二舍者樞柱之象也。棟強樞弱，必有椽患。在人則為用剛之過，而物情不堪，亦有椽敗之道焉。

任翼聖曰：凡棟之制，居屋之中，最為隆起，首尾稍屈曲而下，以就于椽。凶卦四易在中，若棟之足，以任重。上下二舍以柔濟剛，若棟之稍曲而下者，此其而後行者，兵于毒使毒而可受，後于反使入而不知。蓋棟必与椽相入，其相入也，正往之所為利，其利往者，乃大之所以亨。

傲居子曰：大過之後，有以剛過為吉者，謂三五剛當位而不吉；二四易過也，位而吉，是剛空過之時也。有以剛中為吉者，謂二四剛而兼柔則吉；三五柔剛則凶，是剛過而中者，剛之道而不過也。細繆彖傳之文曰：大過大者過也，謂易之有咎也。允論其吉也。剛過而中，謂二五雖過而中，允中則不過也。其而後行，利有攸往，乃亨。指初四言，以戒三上。初往四，四應初，由其行說。初弱而四隆，而乃亨也。三剛不中而不往上，上凶而三亦凶，与二五初四相

反則棟桷，水三上，兵而後行，則亦不凶也。彖文之一貫，其以此。以周柔剛過而中，以二五言過自過，中自中也。兵而後行，以二体言內，此外免由兵行說也。利有攸往，乃亨，以初四言，亦見三不往上而不亨也。

大過之時大矣哉

程正叔曰：大過之時，其子甚大，故贊之曰大矣哉。如立兌常之大，不與不世之大，功成絕俗之大，皆大過之了也。

朱晦庵曰：大過之時，就有大過人之材，不能濟也，故歎其大。

以周柔大過之時，吉凶不同，君子當量其時，故曰時大矣哉。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孔仲達曰：澤滅木者，澤之甚極而五滅木，是極大過越之義。大過有二義一者，物之自生，大相過越常分，即此澤滅木是也。二也，大人道越常分，以拯患難，則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是也。

李氏鼎祚曰：兌澤也，兵木也，滅漫也。凡木生近水者，楊也。遇澤大過，木則漫滅焉。二五枯楊，是其義。

劉定之曰：用之則獨立不懼，捨之則遯世无悶。

歐陽永叔曰：卦辭曰利有攸往，亨。象曰遯世无悶者，大過也。桡敗之世，可以大有為，是以往而必亨也。然有不以為利而不為者矣。故居是時也，往也利而亨，遯世獨立而无悶。

鄭揚庭曰：獨立不懼，居大位，任大事也。遯世无悶，有大位，无大位也。

以周彙鄭氏名史撰周易傳

程正叔曰降潤養于木者也。乃至滅没于木則過甚矣。君子觀此以立其大過人之行。天下非之而不顧，獨立不懼也。舉世不見知而不悔，遯世无悶也。張德遠曰木掩于降為木者常自若，獨立也。木困于水，不日敷生，且一會掩之，遯世也。

朱晦庵曰降滅木，大過之象也。不悶无悶，大過之行也。

蔡伯靜曰獨立不懼，其木象。遯世无悶，免說象。

李蒙齋曰降滅木，乃舟沈降中，不能倚物之象也。君子當此之時，或進大有為，反本末之衰，獨立不懼可也。或退而窮處，則堅貞不移，著書立言，乘汰將來，遯世无悶可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王氏駸曰：藉用白茅，言臣子之道。改過自新，繫己以承上，此以免于咎也。

以周彙王氏語，見漢書宣元六王傳。

石守道曰：以柔委下，于理得矣。上承四易，所以无咎。

蘇子瞻曰：白茅，初六也。所藉也。九二也。吾有甚愛之器，必以藉之。彙茅而不

收，則器措地，彙初而不錄，則二親其勞矣。

程正叔曰：以柔在下，為以茅藉物之象。敬慎之道也。

馮時行曰：藉以初言茅，以六言取以柔承剛之象。

趙子欽曰：剛過之時，舍順伏者无咎。乘陵其凶，舍伏而易柔，易柔則舍依以重。穩之祭器，茅藉之，器益貴，茅亦因以取重于。

柔以承剛取重，茅以藉棟取重，棟重物藉，且用茅，茅苜物因棟。

易彖章曰履物為履履于物為藉初以柔體柔在下上承四易故曰藉用白茅其為白為草白茅象

錢國端曰枯者近之而回生枝者應之而隆起是謂為藉茅之无咎也

以周柔卦之四易為棟以初藉四易正謂藉棟以茅也初言構材之始棟措于地以潔白之茅藉之而不損折與上之滅頂異也初地爻其為白茅其象以此上則兌澤已成為滅頂象付以柔釋茅在下釋藉亦明其象以此繫辭付則詳言无咎之義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虞仲翔曰稊穉也楊葉未舒偃穉其為楊孔為老老楊故枯

王輔嗣曰稊者楊之秀也以易要會能過其分而救其弱也故能令枯楊更

生稊老夫更曰女妻極弱與衰莫盛斯爻故无不利也大道至衰而已至壯以至壯輔至衰應斯義也

以周柔王注女妻訓少妻女少也詩曰猗彼女桑是也少妻与老夫對

陸臣明曰枯鄭音姑謂母姑山榆稊楊之秀也鄭作萸謂山榆之實

孔仲達曰老夫老妻依分相對今老夫而曰士妻是過分相与也

程正叔曰稊根也劉琨初進表云生繁華于枯萸謂枯根也鄭康成易六作

萸字與稊同老夫之說少女少女之順老夫其相与過于常分謂九二初六

會易相与之和過于常也

楊廷秀曰九二以易剛之才下比初六此大臣之能下士而曰助者也持是道以當大厦將傾之世則庶可興衰而扶矣木枯而根生廢而興也身老而

事壯衰可拔也。蕭何必屬狝信，鄧禹必屬寇恂。所謂大厦危一木之枝，太平允一士之略也。

趙氏汝楫曰：夫婦之合，夫長則能制義，女弱則能順道。此家之肥也。因无不利。

俞玉吾曰：楊枯而根生，槩則有復榮之理。人老而日女妻，則有日子之理。故无不利。稀与女妻，皆指初六。

何元子曰：九易夫象，六舍妻象。九二在初六之上，老于初六，故二為老夫。而初為女妻。九五在上六之下，少于上六，故上為老婦。而五為士夫。

以周彙枯楊生實，有日子之象。老夫日女少妻，有生育之理。少妻弱而能順，老夫制義，以剛正率之，故曰過以相与。過謂剛過，即象付汁謂剛

過而中，二之與猶三之言輔也。二能比下，故言曰與。三空在上，故曰輔。與輔皆扶柔之義。大道本末弱，賴易剛以扶之也。先儒謂易賴金以濟其過者，非也。

九三棟橈凶，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陸遜叟曰：大道者，所以救物。三守常不變，坐觀棟橈而不往救，用此為臣，不可有輔，凶之道也。

程正叔曰：剛強之過，則不能取于人。人心不親，輔之如棟橈折，不可支輔也。棟當室之中，不可加助，是不可以有輔也。

沈守約曰：下体之棟橈在初六，上体之棟橈在上六。三应于上，而勢屈于下，自守其位，不能行权，相與過物救时，惟有重剛之才，不能補其衰弱，是以枝

易例與皆謂應詳
剝卦六三邱氏說此
曰相與猶隨曰與
不可拘例言之吳纂
言泥于例說甚支離

也。一室之任，莫重于棟。失其所輔，以敗其室，是以凶也。梁孟敬曰：凡物從上而崩墜，必自重者始。九三以剛居剛，如棟之重而先折也。

錢國端曰：三遠初，無本不可以自立。初不為藉，上何能輔。可為剛復自用者，戒。

以周彙棟，由上凶由三也。九三負剛過之，不能往上，極弱則上之。澤滅頂，頂受溼傷，三棟必折，不可以有輔者，以猶為也。三不往上，不可為有輔也。以二五初四參觀之，二五中而三不中，初四利往，乃亨。三上不往而不亨也。四侍曰：不棟乎下，即可知三之棟乎上。三之棟乎上，而由三之失輔，故凶。則四之不棟乎下，其可為有輔也，亦明矣。讀侍，其當

參互攷之。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

王輔嗣曰：以易爻會，能拯其弱，不為下所撓者也。故棟隆吉也。而應在初，用心不宏，故有它吝也。

孔仲達曰：初日其拯，程所居，在棟隆起下，必不撓。象辭棟，其本末弱也。以屋棟，其弱而偏，則屋下，其柱亦先弱。柱為本，棟為末。觀此象辭，是見其義。以周彙棟為本，毛本作棟為末。今从宋本。錢本作棟。

王景孟曰：九四以易居會，而初六又以會居易。其本末拯，而所支載者亦不至剛過。此棟之所以隆，而不見撓于初六也。非此，譬之一室，九三之棟既撓，而九四之棟亦不能獨隆也。故又曰：有它吝，有所不足也。孟子曰：一辭居州。

獨以宋玉何。

趙氏汝楫曰他允正應之辭。九四以剛居柔宜其吉也。並比于九三。三核則或累乎四。自它有吝。允利致也。

俞玉吾曰它指三四與三比。同是棟也。三既核。四能獨隆。亦有它與比初六。同。比之有它吉。因它人而吉。大道之有它吝。因它人而吝。下謂初六之應也。初六之才雖柔。其位則剛。亦足以支撐乎下。所以九四之棟不核。不核則隆而吉。核則惟隆亦凶矣。

王與卿曰他謂三也。初之正應在乎下。質雖柔而位則剛。是本雖弱而基猶固也。故曰不核乎下。

胡仲虎曰初六以柔居剛。二比之。如稊之後生于下。四應之。以棟之不核乎下。有它吝。玉弼以來。多以它為初。愚按易中未有以正應為它者。子夏侍郎曰。非應故偏它。本義以中孚之初有它為不應四。則大道之四有它。謂不應初可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孔仲達曰何可長也。久尋常衰落也。誠可醜辱。言不如九二也。

蘇子瞻曰稊者顛而復繁。反其始也。華也。盈而畢矣。連其終也。老婦上六也。士夫九五也。夫壯而妻老。君壓其臣之象。爻之以无咎无譽。以求免于斯世。咎所以取罪。譽所以致於也。

程正叔曰九五以中正居柔。並下无應助。不能成大道之功。而上比過極之。

會其所相濟者。如枯楊不生根而生華。旋復枯矣。老婦而曰士夫。豈能成生育之功。亦為可魂也。

楊中互曰。獨會不生。獨易不成。楊易生之物也。易過而枯矣。易雖過而生理存乎。下應九二之易。无會不成也。故生華而已。上六會極而互比之。老婦曰士夫之象也。不能成生育之功。則失大過之義矣。

沈守約曰。已枯之楊。華而不實。允若二之生穉也。是以不可久也。大女過而小者承之。會承其易順也。小者過而大者承之。夫承其婦。魂也。卦之本末皆會也。九二比于初。近本也。生穉之象也。九五承于上。附末也。生華之象也。郭子和曰。老夫女妻。則剛為主而柔輔之。大過之曰女也。故无不利。老婦士夫。則柔為主而剛輔之。大過之失女也。故无譽。

項平甫曰。二五皆无正應。而過以與會也。二所占者初。初本也。故為穉。穉者。木根新生之芽也。初又與之主爻。為木為長。為高。木已過而復芽。又長且高。故有往亨之理。五所占者上。上末也。故為華。上又兌之主爻。為剛。為毀折。為附決。皆死木之象。木已過而生華。又毀且決。故无久生之理也。

趙氏汝楫曰。凡木皆華而實。惟楊華者不實。實者不華。首妻生於桑。樞者。作五瓣小華。心鬚皆具。其花墮地。即槁。不能復生。李妻生者。亦如桑樞。而槁甲之首頗銳。暴于日。則紫吐。掌之下有實。着土復生一楊。

錢塞庵曰。冥曰女妻。兌曰老婦者。初少而上老也。二曰老夫。五曰士夫者。二老于初。五少于上也。

傲居子曰。五无養。由上掩之也。五以有為之材。而值此涉滅頂之世。其功能

暫而不能久。如枯楊之生華，能庇身而不能祿，如老婦之不能生育也。

以周榮生華者，五之功也。故无咎。華而不成實，由于比上之弱，不能立久大之功。故无譽。五易，少于上，為士夫。上舍，老于五，為老婦。老婦，日士夫如枯楊之華，其可以久乎？華，陰魂見，亦不足道矣。上與三正應，三不補上，坐視其弱，五力能拔之，而拔之如華之暫出，力不能久，所謂大履，一木之枝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王輔嗣曰：志在救時，雖凶无咎，不害義也。

石守道曰：上六不在其位，而志在救時也。涉難而无咎。

以周榮，如石氏說，是上為高當之士，无權力者也。當棟折榱崩之時，皇極不建，天下遭二極之禍，凶短折者甚多，雖高當之士，亦何必免禍哉。此備一義存參。

郭子和曰：先儒以上六為就逢比干之事，亦以凶而无咎為義。此就逢比干，剛正之賢，允會柔之人，于象殊不相類，故伊川獨以為小人履險自禍之事。以周榮郭說所駁，近是。此从程傳无咎為无咎歸咎，殊允經旨。

馮時行曰：易上下畫停者，從中分反對為象。凡他卦相應之例也。頤中孚小過皆然，而此卦尤明。三與四對，皆為棟象，上降下校也。二與五對，皆為枯楊之象，上華下穉也。初與上對，初為藉茅用白茅之慎，上為過涉滅頂之凶也。胡纂注能集成，註引馮氏，是時行名，當可也。何訂註引作馮奇之說，失攷。

項平甫曰：上六一爻，象所謂末弱也。力不足以濟難，而志存大義，如陳蕃李

膺之事此亦大過人之行。雖至于滅頂而不可咎也。

以周柔大過本末弱剛宜扶柔之時也。上六有過人之行而材力柔弱。必待九三剛過而後。而三不能捕。於往涉則必沒頂矣。上棟之頂也。三不与上應。頂為降滅。而棟由是桡。凶孰甚于此。而不可咎上六。則三才其咎也。桡之凶由于上之弱。而實由于三之不能捕。

三三 坎下 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

虞仲翔曰習常也天險地險故曰重險。

陸公紀曰水性趨下不盈溢崖岸也。月者水精。月在天滿則盈。不盈溢之義也。

也。

王輔嗣曰坎險陷之名也。習謂便習之。坎以險為用。故特名曰重險。言習坎者。習重乎險也。

陸氏明曰習便習也。事也。劉云水流行不休。故曰習。坎本亦作坎。京劉作欲。險也。陷也。

孔仲達曰習有二義。一者重習也。謂上下俱坎。是重疊有險。險之重疊乃成險之用也。一者人之行險。先須便習其事。乃可以通。故云習也。水流而不盈。謂險陷既極。坑穿於水。雖流注不能盈滿。言險之甚也。釋重險之義。

以周柔以重險釋習坎。習猶重也。險體相重。即有備嘗便習之象。二義本通。孔疏以水流不盈為釋重險之義。允合。彖付之旨。孔曰水孔水不

流。重水則流。流則不盈。釋坎所以言習之義。

蘇子瞻曰險故流。流故不盈。

郭子和曰此付習坎。孔氏正義以坎為陰難。故特加習名。徐氏正義謂習坎上脫卦名一坎字。而易中卦名之下。亦無重言卦者。孔氏既未明。徐氏又失之。或曰本无習字。緣坎卦六畫漫滅。正以習字。故付字者誤以漫滅之卦畫為習字。又于其上添畫一卦。以此則其誤在隸古既出之後。而象象皆已言習坎。則此說又非矣。學者思慮不能自不可更附會也。

項平甫曰重卦之序。坎在六子之先。故于坎卦加重習字。以起後例。示離震艮兌皆當以重習起義。不与初經三畫之卦同義也。孔為首。不于孔加習字。三畫六畫同象也。至六子而後重與單異。

俞玉吾曰坎水流水也。與兌澤不同。澤乃水之所瀦。瀦而後盈。盈而後流。坎水乃江河大海之水。晝夜常流。流則不盈。

傲居子曰重險卦象也。流不盈卦位也。惟重水故流不盈。象與位一也。人在天地中。何處非重險。貧賤富貴。世途皆重險也。知誘物化身心皆重險也。賴有晝夜不舍之位。不盈而使之平。九五當之。

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

荀慈明曰易來為險。而不失中。中備信也。

虞仲翔曰孚信謂二五。水行往來。物宗于海。不失其時。如月行天。故習坎為孚也。坎為心。孔二五旁行流坤。故亨也。震為行。水性有常。消息與月相應。故不失其信矣。

張子厚曰可盈則死重險也。中柔則心無常，何能亨也。內外皆險，義不可止，故行有為也。今水臨萬仞之山，下而無後，人任前，惟知有理義而已，復何回遯，所以心通。

程正叔曰中實為有孚之象。至誠之道，何所不通。以剛中之道而行，則可以濟險難而亨通也。往則有功，故可嘉也。若止而不行，則常在險中矣。坎以能行為功。

朱子發曰五必應二，不失其信也。水必就下流澀，若折必東，信之謂乎。心者中也。二五也。水行雖至險，无所不通者，亨也。乃以剛中而不變也。君子之在險，亦正身雖蹈難，其心則亨，亦以剛中也。

以周彙行險，不失信有二義。一言水險有信，一言行險者宜有信。二義

本一貫

趙子欽曰復之初，坎之二五畫奇而實，後動于五，坎存乎中，命之曰心。取義精矣。易出舍所以為變，舍能捨之不能阻其亨，剛中故也。行有為，往有功者，水以流為為，險以去為通，心以運用為神。

俞玉吾曰水之源出于西北，其流則趨于東南，迂回出折，不知更歷幾險，而終至于海，茲允行險而不失其信乎。最有信也。莫如湖，一日而玉，隨月之盈虧，以為消長。凡月到坎，離水亦到，隨月早暮，以為期信，未嘗差失也。剛中指二五兩爻剛中，則遇險而不驚也。同舟共濟，胡越無患，亦異心。今二五同在險中，則彼此同心而相維，所以亨也。往有功，謂不可憚勞也。坎勞卦也。任巽至日出險，難行乃歷百折而不同，終不失其信，此坎之所以為亨也。凡

外卦曰往以內交外亦曰往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虞仲翔曰艮為山坎為川半山稱邱邱下侮陵王公大人稱丘五坤為邦九二之坤成坎險震為守故王公設險以守其邦

以周彙經又國虞作邦李氏鼎祚本从虞

程正叔曰山河城地設險之大端也若夫尊卑之稱貴賤之分以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絕陵僭限隔上下皆體險之用也

王景孟曰積于上者天也積形于下者地也王公觀天地之險而設城郭溝池之固者所以守衛其國而效法天地也而孟子乃曰國不以山谿之險吳起對魏武亦有在險不在險之論者此又為恃險而設而允險之罪也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陸公紀曰洊再習重也水再至而溢通流而不舍晝夜垂習相隨以為常故君子象之以常習教事如水不息也

陸位明曰洊在薦反徐在閏反舊又才本反尔雅云再也劉云仍也京作臻干作荐

石守道曰水性就坎无休息君子法之位行務乎長久教子務乎習熟

蘇子瞻曰平居常其位行故通變險而不變習為教事故通險而能應

陸農師曰起而上者作也推而下者至也火炎上水润下故雜言明兩作坎言水洊至于又鳥飛而下為至洊至言重坎相繼也

以周彙陸氏名佃語見陶山集

程正叔曰兩坎相習水流仍游之象取其有常則常久其凶行人之凶行不常不偽也取其游習相受則以習熟其殺令之凶必使民狃于聞眩並且能送故三命五申之若驟告未喻遠責不其送不能也

以周葉習殺事謂重其殺令之凶三命五申之程侍是

沈守約曰左氏曰坎為法習于險則必陷于刑故坎為刑法之象君子以常凶行出險之道也若施于未遂刑禁于已陷習殺之凶是以不陷于刑也

蔡伯靜曰常凶行坎剛中象習殺事重坎象以周葉常其凶之行歷久不渝故凶險而不變重其殺之事三命五申使民狃于聞眩故遇險而能應凶行殺之坎剛中象曰常曰習重坎象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虞仲翔曰習積也位下故習坎為入坎中小穴備窞上无其應初二失正故曰失道凶

于令升曰窞坎之深也江河淮濟百川之流行乎地中水之正也及其為災則汎隘平地而入于坎窞是水失其道也

陸德明曰窞徒坎反後文云坎中更有坎王肅又作徒感反云窞坎底也字林云坎中小坎一曰旁入

沈守約曰初居重險習坎也坎以行為尚而初以舍居下入坎也不知出險而入險不習殺事而習險事是以失道也戒之在初也

芮仲蒙曰坎惟素習則在險不失其常險至方習亦復何及故初爻曰習得則否能止習當出險乃復入于坎窞者為小人言也

以周榮茂氏名燧撰易傳。

趙氏汝楙曰事无險易。要之皆有道焉。苟得其道。雖險而易。雖凶而吉。若空出而入。則失行險之道。聖人謂之失道凶。犹謂以道則免。不為其于時位也。

以周榮初居重險之地。當思所以出險之道。柔闇不明。而入于坎之深窟。自貽伊戚也。傳曰失道。愆入其之。瞶瞶也。戒之在初。其早自避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虞仲翔曰。易陷會中。故有險。接會有實。故求小得。

胡庭芳曰。小指會言。一剛居中。兩會附比。故有求小得之象。

胡仲虎曰。二曰求小得。剛日中也。豫九四互坎。而曰大有日中。豫之剛動于

坤順之上。故不求而所日中。大坎之剛。陷于坎險之中。故非求之而所日者

小。

夏雪亭曰。以其未溢出于中道。故有小得。

王瑤甸曰。小得。會日也。九二易陷會中。而居下体内。之。天性陷形。事之中。

坎有險也。未能遠復性。而貌言視聽。必致其功。以求日其職。外之。以人身

陷物於之中。坎有險也。未能遠謀身。而侍御僕從。期物于正。以求日其人于

習坎之道。基于此矣。

傲居子曰。二求四會。而日濟險之道。因未出險。而求之。始日之也。

以周榮未出。謂未出險也。初与三入坎之深窟。二之剛中。欲行。非不入。

亦未出也。惟其未出。故有求。惟其剛中。故有日。日謂日濟險之道。上文

云三歲不月。初上傳言失道與二反对。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虞仲翔曰：坎在內，稱來。若在坎終坎，故來之坎坎。枕，止也。艮為止。

王捕嗣曰：出則之坎，居則亦坎，故曰來之坎坎。枕者，枕枝而不安之謂也。出則无之，爻則无安，故曰險且枕。

于令升曰：枕，安也。

陸位明曰：險，凶字。古文及鄭向本作檢。鄭云：木在手曰檢。枕，徐針鶴反。王肅針甚反。鄭云：木在首曰枕。陸云：閑礙險害之兒。九家作玷。古文作沈。沈，直林反。

以周榮焦氏補疏云：九家作玷，玷當作陸。陸危也。陸，玷形近，與枕音近。

王氏以枕為陸之段借，故云枕枝而不安之謂也。枝與支通，支柱亦臨險之憂也。

王介甫曰：來則乘剛之則无慮，苟安以上，則入于窞。

項平甫曰：之往也。坎坎勞兒。詩云：坎坎伐鼓，是也。先儒以其有四坎字，遂併

來往皆險，允也。此止言其上下來往之勞，下文始言險之多。象曰：終无功

者，言雖勞其心，多方圖之，終出險之效也。

王巽脚曰：進退皆險，則甯于可止之地而休息焉。且者，聊爾之辭。枕者，息而

未安之義。能以是則不淡入于坎窞也。其進而入則陷益深。

張元祐曰：險當讀，且枕者，勸其且從窞休息，靜觀時變也。鄭康成曰：木在首曰枕。

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贰剛柔際也

鄭康成曰六四上承九五又互体在震上爻辰在丑丑上值斗可以斟之象斗上有建星建星之形似簋貳剛也建星上有弁星弁星之形又似缶天子大臣以王命出會諸侯主國尊於簋剛設元德而用缶也

虞仲翔曰震主祭苑故有尊簋坎為信簋黍稷苑三至五有頤口象貳剛也坤為缶礼有酬羊故貳用缶耳坎為內四舍小故約艮為牖內約自牖以位承五故无咎

王輔嗣曰妻重陰而履正以柔居柔履其位以承于五五以位剛柔各以其所不相犯以信顯著不侮外飾祗後一樽之德二簋之食瓦缶之苑納此至約自進于牖乃可以羞之于王公薦之于郊宗廟

陸澄曰曰樽信絕句簋貳絕句用缶絕句舊讀樽信簋絕句貳用缶絕句牖陸作誘象曰樽信簋一本更有貳字

陸遯叟曰坎者柔物之物主于幽故有祭祀之象戶也所以向明牖也所以通幽通于幽明故曰剛柔際

蘇子瞻曰樽信簋貳用缶守礼也納約自牖簡陋之至夫同利者不交而惟同患者不約而信四死五元与為主五死四无以為辭愧之以薄礼行之以簡陋而終不相咎者四与五之際也

程正叔曰納約謂進結于君之道牖有開明之義室之暗也故設牖以通明自牖言自通明之要以况君心所明要人臣以忠信結君心必自其以明要乃能入也

沈守約曰：樽，正筮，相際以壽也。正，養易也。食，養命也。四以樽，正養五之易，五以筮，養四之命，相際以相養也。缶，質素之器，喻四之謙，牖通明之象，喻五之明。

朱晦庵曰：晁氏云：先儒讀樽，正筮為一句，貳用缶為一句，今從之。貳，益之也。周禮大祭三貳，弟子既，左執豆，右挾匕，周旋而貳，是也。九五等位，六四近之，在險之時，剛柔相際，故有但用尊禮，益以謀心，進結自牖之象。晁氏曰：象傳一本无貳字，今從之。

熊任重曰：六四近承九五，能以謀心，結約資易，助剛之助，加异于謀交，而曰无咎，坎体中說，正食凡三見，需九五困九二及此爻。

李晉卿曰：一樽，貳筮，而用瓦甒，玉儉約之物也。納此玉約之物，奠之牖下，交

于神明之祀，以喻人臣積其孚誠，以自薦于君。

任彛聖曰：樽，震仰盂象，筮，竹筮，震蒼筤象，竹象，缶，磬似石，艮象，納約，謂四以二筮上交于五。

徹居子曰：筮，貳，即損之二筮，牖，即討之牖下，牖下，即與，喻五也。際，交也。人薦信于神，臣好獻于君，有以質為貴也。以其內也。當險危之時，尹臣交際，豈尚多儀，趙衰以壺飧送徑，晉文以為恩，馮異蕪葦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光武以為忠，此之謂歟。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虞仲翔曰：盈，溢也。艮為止，謂水流而不盈，坎為平，禋也。艮止坤安，故禋既平，以位正中，故无咎。体屯五中，故未光大也。

以周柔虞氏以象侍釋文是平而不盈也以五為未大與易大之象不符毛氏從虞

陸氏曰祇却云當為坻小邱也京作禮說文同

孔仲達曰祇言也居中无應未曰光大所以坎不盈也

以周柔李集解本作未光大也正義同今本无光字

蘇子瞻曰祇犹適也九五可謂大矣有敵而不敢自大故不盈也不盈故所以納四也盈其人去之不盈其人輸之故不盈適足以使之平也

以周柔蘇氏以未大為不敢自大未安李氏從蘇

程正叔曰祇宜音抵抵也必抵于已平则无咎不盈則是未平當在險中未曰无咎也

以周柔程侍不盈者未能盈科出險之象平則盈與象侍之不盈异解
皮人多从之

毛伯玉曰水之性行則亨止則盈水以亨為用不以盈也盈則有風澁之虞惟其不盈所以適于既平也

趙氏汝楙曰未大云者有时而大也未大故不盈有时而大則盈而平矣

以周柔趙說與程侍同其云有时而大係曰經旨二曰未出終必出五曰未大終必大

李晉卿曰未大釋不盈之義言由有中位故不盈滿而自大也人之无實日而心易大者可不玩其占乎

以周柔舊說不盈者未能盈科平則盈而大故无咎與象侍水流不盈

復无祇怕侯果及弗
康伯曰註云祇大也
氏說蓋二訓祇為大

之新來免岐之義免岐特異其依豕侍以解文新也或謂既平未足為大或謂既平

未至于道大与九五易大之新象以復不符周謂不盈也是中矣而未必

有平之大也平則出險是大矣仍不盈溢也此侍与泰上語上无妄二

萃五同例

上六係用徽纆實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鄭康成曰有叢木多節之木是天子外邪左右九棘之象也外邪者所以詢
事之要也左嘉石平罷民于右肺石達窮民于罷民邪惡之民也上六乘易
有邪惡之器故縛約徽纆置于叢棘而使公卿以下謝之其害人者置之圜
土而施職于子以明刑恥之能後者上罷三年而赦中罷二年而赦下罷一
年而赦不自思以行正道終不自改而出圜圜土者殺故凶

劉景升曰三股曰徽四股曰纆皆索名以繫縛其罪人示于叢棘言眾謝于
九棘之下也

九家易曰坎為叢棘又為法律

陸德明曰寘置也劉作示子夏傳作濕姚作寘寘置也張作置

李氏鼎祚曰坎于木堅多心叢棘之象也坎下其爻其為繩直係用徽纆也

馬融云徽徑索也

程正叔曰言久有曰十有曰三隨其事也陷于獄至于三爻久之極也它卦
以年數言者亦各以其可也

耿希道曰上六居上就居險也乃用險也故拘之囚之无所不用其威

趙子欽曰復之從道應初九坎上失道陷二五也初上包括二易其害為甚

傲居子曰。爻言三爻不凶。付恐人之誤解。以為三爻而改。未為凶也。特釋之曰。上六失道凶。三爻也。失道釋不凶。失道風法。三爻徵。凶莫甚于君。子懷刑。不待桎梏加身。而早避之矣。

三三

離上
離下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彖曰。離麗也。

荀慈明曰。舍麗于易。相附麗也。離者火。託于木。是其附麗也。

蘇子瞻曰。火不能自見。必麗于物。而後有形。故離之象為火。

黃東發曰。麗附也。亦五文之象。以日月麗天。百榮草木麗土。重明麗正。皆有華麗之象。

日月麗乎天。百榮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程正叔曰。天地之中。无无麗之物。在人當審其所麗。麗得其正。則能亨也。上下皆離。重明也。君臣上下。皆有明位。而爻中正。可以化天下。成文明之休也。

朱子安曰。兩離。重明也。君臣上下。皆有明位之象。初二三正。麗乎正也。

趙子欽曰。八卦同位相應。正也。乃麗之義。故于離爻之

俞五。吾曰。重明。指上卦而言。明在上卦。是為重明也。正。指下離而言。下三爻皆正也。以上卦之重明。附麗乎下卦之正。故曰重明以麗乎正。如象辭以重兌為麗。亦指上下卦相附麗。允。獨指一爻也。

以周柔重明。合內外卦言。上下重明。而下之繼。明其後。麗乎正。是可以化民成俗也。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荀慈曰牛者土也。生土于火。離卦會卦。牝者含性。故曰畜牝牛。

虞仲翔曰畜養也。坤為牝牛。六二五之坤初成坎。體頤養象。故曰畜牝牛吉。休說皆以離為牝牛。失之矣。

以周棗左氏昭五年傳。卜楚邱曰。純離為牛。雲氏序為休說。何邪。坤離皆有牛象。就孔震以有牝馬象。雲氏蓋泥于一矣。

楊中立曰柔麗乎中正。以六二言也。會以順成為位。柔麗中正。順之至也。故畜牝牛吉。牛順物也。牝牛順之至也。

以周棗程傳。二五以柔順麗乎中正。所以能亨。楊氏確守師說。此類不能無異。

郭立之曰柔之麗乎中者。六五也。柔之麗乎正也。六二也。柔乎中正之道。惟六二則然。故利貞亨。成卦之本在二也。二有牛之象。而文之辭曰黃離元吉。又可知也。

項平甫曰坤之二柔。柔麗乎孔之中。五麗乎中。二麗乎中正。以人能附順乎大中至正之道。以其行无所不通。故曰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加是以二字。以柔附本允令位。以能附麗乎中正。是以吉也。若附麗乎邪。安曰吉哉。

李晉卿曰明之道宜以正。不正則明不可用矣。故曰利貞亨。畜牝牛吉者。言養順則吉也。或疑牝牛坤象。而離取之坤。反為牝馬。何也。曰惟坤之允馬。故曰牝馬。取其順而能健也。惟離之允牛。故曰牝牛。取其明而能順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鄭康成曰明兩者取君臣上下以明臣相承其于天下之事無不見也作起也明明相繼而起大人重光之象堯舜之盛也。

劉光之曰君為上体臣為下体堯明于上四岳明于下所以明目達聰。

王會之曰堯舜禹歷相繼。

程正叔曰若云兩明則是二明不見繼明之義故曰明兩而重兩謂相繼也作離明兩而為離繼明之義也大人觀離明相繼之象以世繼其明臣照臨于四方。

以周秦劉氏从郭君說極明程付与王氏同能使人多从之說兩通也。以作離為句曰儒皆孔之。

郭子和曰大人者与日月合其明故論繼明必以大人為言大人孔必君父也總君臣父子有是明者皆五言之如孔之二五皆為大人是也。

李子思曰天一下降坎中在物為水在人為精地二上升離中在物為火在人為神坎之中實是消滅離之中虛是謂明作易者因坎離之中而寓誠明之用。

項平甫曰繼有前後之義孔註作也日繼日犹君繼君有天子汝侯嗣位之象于。

李微之曰明兩作雷雨作二象皆當以作字為句程子誤也。

馮可遷曰作起也發也解言雷雨作亦此義也明作犹言明發兩犹再也日一而已而且旦復明以見重離之象。

李晉卿曰繼明者其明不息詩所謂緝熙於光者也

任安聖曰孔大的終始二五皆曰大人孔子以此吊孔二五之變也以明繼明在一人則緝熙不已在兩人則舜紹舜堯歷紹禹周公成文武皆是所以化成天下皆繫乎此耿氏謂主明者君臣繼明者父子于義備矣

以周彙李氏以繼明主一人言任氏參用其說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王輔嗣曰錯並者警慎之兒也爻離之始將進而盛故宜慎其所履

程正叔曰離性炎上志在上離氣發于躁動其履錯並謂交錯也履錯並於動而知敬慎不敢之進所以求避免過咎也居明而剛故知而能避不剛明則妄動矣

郭玄之曰初九文明之初錯並也。不敢何以行之。子入太廟每事問是也。沈守約曰履錯並。四未照也。始求此風而四未照。恐不自安。是以履錯並也。

馮時行曰日方出。人風興之畏也。履錯並。初之始也。于其始而加教。則終必吉。禍福莽微。每前于初。初之時。故戒其初。

楊廷秀曰初九以文明之位。剛易之資。居離明之初。如火之始。照並日之始。且雖在下而未外。无位而未進。其文明之位。已不可掩矣。眾之所忌。咎之所集。敬畏以避之也。

趙氏汝楫曰初在下曰履錯並。犹愕並也。聖人以避咎釋无咎。則知補過之。多術矣。吉凶无常。惟人計。君咎可以辟。乃知命不在天。

以周柔錯然未錯以錯自驚駭也黎明也行其象如此

六二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鄭康成曰離南方之卦離為火上託位乎土色黃火之子喻子有以位能附
胤于其父之道文王之子發旦是也順成其業則吉矣

侯氏果曰此本坤爻故云黃離來以中道所以元吉也

程正叔曰二居中以正胤于中正也黃中之色文之美也文以中正美之盛
也故云黃離以文以中正之位上同于文以中順之君其所以是所胤以是
大善之吉也

郭立之曰離之所以亨柔胤乎中正故亨也黃離之所以元吉文以而用中
正故元吉也於一卦之美其惟六二字

沈守約曰黃離元吉柔胤乎中正也以中正之位而為文以之化黃離也臣
臣之至善也也是以元吉

趙氏汝楙曰六二猶日之中故曰以中道而其吉視他為大

傲居子曰離四為不順子突以謂不順忽出後文是也二則五之順子火生
土黃正色是為元子之占蒙二為克家之子師二為帥師之長子其例正同

以周柔鄭君以黃離為子繼父之象是以二為繼明之主不以五為繼

明之主矣程付以臣繼君言與鄭君同故因卦畫自下而上遂以上

卦為繼明不知以六畫之卦言之則下卦為繼明二五等身不實倒置

也易例外卦為往內卦為來則以日言之上卦是往日下卦是來日往

來亦不可倒置矣

九三日廼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鄭康成曰：艮文也。位近丑，丑上值弁星，弁星似缶。詩曰：坎其擊缶，則樂苑六有缶。

九家易曰：鼓缶者，以目下視，離為大腹，瓦缶之象，謂不取二也。歌也，口仰向上，謂兌為口而向上取五也。不取二而上取五，則上九耄之易，侮大也。

以周彙離二中為大腹，缶之象，不鼓缶，謂不取二也。亦一類。

陸德明曰：九鼓，鄭作擊。耄，田節反。馬云：七十曰耄。王肅又他結反。云：八十曰耄。京作經，蜀才作唾，嗟，少字。王肅又遭哥反。荀作差。

孔仲達曰：將改老耄，當須委事任人，自取逸樂。

程正叔曰：三居下體之終，前明將去，後明當繼之時。人之始終，時之革易也。

日既傾昃，其能久乎。以者知其壯也，故求人以繼其事，退爻以休其身。苟常安順，何足以為凶也。

苟仲蒙曰：日中必昃，人生必死。當如曾子易箒，子路結纓，怙死之際，嗟則或或則凶矣。

趙子欽曰：離中君為缶，日昃，老象。達也。安于死生之變，昧也。嗟，時之不及。

項平甫曰：九三動為震，震為鼓，為聲。互坎為缶，又為擊缶之聲。

蔡伯靜曰：鼓缶而歌，當衰而樂。大耋之嗟，當衰而哀也。盛衰之道，天之常也。君子之心，順其常而已矣。不樂則哀，皆動心而失其常，故凶。

張元祐曰：日昃自昃，不久人自有久而不朽者，不在光陰遲速間也。人莫不哀于心死，而形死次之。老大悲傷，純是歎事，故凶。

黃晦木曰人至日昃任達之士自以為有觀化之樂故鼓缶而歌若其不然
息生嗟老感之寡歡不被則此皆凶道也君子任重道遠久而後已正使一
息尚存此志不宥少懈衛武公九十猶戒豈敢蹈此等之轍

以周榮黃氏名宗炎語見周易尋門餘論

李晉卿曰日過中則昃喻人之位衰而向昏也心昏則不能持久故哀樂之
變速

微居子曰此為年老而不致仕者戒也嗟當作差釋文引荀本今李氏集解
本皆作差失也禮曰丈夫七十曰老而休又曰大夫七十而致事人值年老
而不退樂則必有剛過不中之失聖人以日昃示戒見天地盈虛與時消息
人當知進知退也

以周榮胡斐之以此為堯舜攝之象中之者遂謂二日中三日昃四昏
五嚮以上重明是五為繼明之主矣失之說說皆可通李氏以繼明主
一人言因以日昃喻心昏別備一義緝熙光明不知老之將至反觀之
而有此象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許叔重曰去不順忽出也从倒子突出其來如不孝子突出不宥于內也
亦从倒古文學即易突字

都聖与曰突如言若火之出突焚火言若火之焚物皆取離上之象

呂伯恭曰突晁氏云說文作去或作尠京鄴皆作尠云不孝子也

趙氏汝楙曰突以武暴也其來如直前而徑造也焚以周反掌戮凡殺其親

焚之死以棄如棄而不見收葬也。

吳幼清曰突竈突也。說文引突作去。以為不順之子。義固不通。此焚以取火象。則突以亦當取火象。以火事之出突。如火之焚。繼承之際。不善以此。若至滅死也。火滅成灰。而歸于艮山之土。棄也。其安慶紺朱友珪之事乎。

李晉卿曰突以其來不能安定之狀。天理熄則人欲熾。以日入則火用事。昏而自燼。其多或趨一時之利。而蹈于害。或徇一物之忿。而忘其身。皆昏之極。躁妄之至也。

惠定宇曰。齋不順忽出也。四震爻失正。故齋以。與初教應。故來以。離燄宣揚。故焚以。大道成象。故歿以。火息灰捐。故棄以。不孝之罪。五刑莫大。焚燒棄之。不入于兆也。

以周李說。說以人子不能繼明言。李說以懲火怒火之起于昏暗言也。別備一義。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陸臣明曰。離鄭作胤。王肅云。胤王者之臣為公。

孔仲達曰。五離附于王公之位。被眾所助。故曰吉也。五為王位而言。公者。便文以會韻也。

石守道曰。居位日中。又附上九。上九居于卦上。有王用出征之象。與此相應。蘇子瞻曰。王公上九也。六五上附上九。而九四於日之。故出涕感嗟。以明不貳也。六五不貳于四。則上九勸之。故吉。

程正叔曰。六五之吉。所胤日王公之位也。按在上之勢。而明柔事理。畏愬。

息虞以討之，所以能吉也。

蔡介夫曰：味離王公之詞，則知此卦之五，不必皆謂天王。凡此侯之者，君之國者，亦足當五也。

來矣。鮮曰：王指五，公指上九。離王公者，言附麗于王之位，公也。王與公相麗，舍易相資，故吉。

任翼聖曰：五見四焚棄，則上歸以哀之。見三嗟嗟，亦為悲感以闕之。聖心之仁，隨物而動也。上王初公，麗上九，以其嘉。麗初九，以其教。

以周柔二五俱處中而无實，敵應不相與，涕沱感嗟，悲其應之難得也。必竟不日辭，吁咈時同也。付曰：六五之吉，麗王公，謂其終有繼以之人也。如舉辭而天下治也。王謂五，公謂二，二為王之公，繼五之明者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石守道曰：逆首匪類，九四也。上九輔五而獲之，五之君曰其吉也。上九道中，曰无咎者，能過君位，以征討叛逆，有嘉善之功。

沈守約曰：出征，討四也。四剛迫五位，五柔難制，麗在王公，是以出征也。四返五正，是以正邦也。

朱晦庵曰：剛明及遠，威震而刑不濫也。无咎之道也。

趙氏汝楙曰：王即六五。出征者，上為卦外，乃王者出師征伐于外之象。嘉美也。折，摧折也。首，首要，獲執也。醜，眾也。謂眾不及其眾也。

吳幼清曰：王者筮以此爻而用之，以出征，則有嘉美之功。王謂六五，出謂自五往上，征謂興師正其眾。上九居重離之終，乘其位之上，怙終不臣者也。獲

謂兵之所俘獲醜眾也。首指上九。醜指眾爻。至終而不附。亂也。上九。而其他皆已附。亂也。所征也。獨上九。而眾不與。故所折也。首爾。所獲也。匪其醜也。

以周蔡吳氏說。迥異。說儒。俞集說。梁參義。与此略同。周謂四不子。上不臣。五之出征。征其不臣不子。以正其邦者也。四不順伏。焚之棄之。上能回首以向。事說不順而來。從。庶可免咎矣。吳氏謂上不臣。是也。謂終不附。亂也。上九。豈九四亦附。亂也。乎。非也。四不以上之折首也。

傲居子曰。陳湯侍劉向疏。引此而申之曰。言誅首要之人。而說不順也。皆來從也。劉彥以匪其醜為說不順。獲謂來從也。顏注云。斬首多獲匪類。故以為嘉顏注。死劉彥。从王輔嗣也。程侍以說。多以獲匪其醜。為脅從。固治之義。

壬午六月十七日讀畢



